

Monster Hunter World · 獵人之路

作者: 謝鑫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[完整版] Part 1

望著檯頭的結算文件堆，我重重地嘆了口氣，然後抬頭四顧，昏暗的公事房只餘下我，和數隻囚禁在籠裡的光蟲。

這已經是第幾個加班的夜晚了？

自從新大陸的第五調查團出發後，這些新的結算文件就像雪花般飄到我面前，那些傢伙的探索效率也太高了吧？

然後，就傳來了一陣轟鳴。

啊，肚子餓了...好吧，先去吃個宵夜，然後再回來繼續吧。

於是我就離開了結算所，來到街上覓食，由於夜已深，仍然營業的店沒幾間，除了街角的便餐店，就只有巷子裡的那間小麪檔。

因為想喝口熱湯，所以我來到巷子裡。沒想到，又遇到她了。

她是一個獵人打扮的馬尾少女，近幾晚都在這巷口找人搭訕，而且還是男女不區，真是多元化的服務呢...

然而今日街上有點冷清，這時的街上，就只有我和她了。

該怎麼辦？我好像突然想吃便餐了。正當我想轉身離開，就被少女發現了，她果然沒有放過我，馬上跑了過來。

「大哥！有沒有興趣——」少女滿懷期待地說。

「抱歉，我沒錢。」我斬釘截鐵地回覆。

「沒錢？那就對了！」她反而更興奮了，卻讓我一頭冒水。

少女故弄玄虛地擺了個姿勢，然後清了清喉嚨，像在賣廣告般宣告：「你！是否已經厭倦了營營役役的人生？是否對這個索然無味的世界感到不滿？心底裡是否渴求著冒險和刺激呢？」

「喔，原來是傳銷的啊...」

於是我就乾脆地無視她，回頭便走，然而，卻被她一把拉住了。

「等、等等啊，大哥！才不是傳銷呢，而且起碼也先聽我說話吧？這可是禮貌啊！」少女鼓紅了腮，微慍地抱怨著。

禮貌？哈哈，那是什麼？在這急躁的城市住久了，都真的快要忘記禮貌是什麼了。所以我露出了個非常疑惑的表情。

少女可能誤會了我這表情的意思，竟然羞澀了，身子都縮了起來，頭也垂低了不少。

「...好了好了，我不廢話，直接說正題好了——。」連聲線也低了。「其實...我報了名參加探索新大陸的第五調查團的補充班，可是卻找不到拍檔，所以...」

瘋了吧這丫頭？竟然是想找我去做獵人？我是在公事房裡虛耗了五、六年，這些日子裡拿起過最重的東西就是一箱箱的獸皮紙，這樣的我能拿起那比人還高的大劍麼？

「可是...你看，我手無縛雞之力，怎麼做獵人啊？」

這次換她露出了個非常疑惑的表情。

「...大哥，你誤會了，我就是獵人了啊。所以我要找的是做受付娘的拍檔！」

「受付娘？」我問。

她點點頭。

「我？」我再問。

她再點點頭。

瘋了，瘋了，真的瘋了。

「我可是男的啊！？」

「我知道啊？」

「那你還找我做受付娘？」她那無辜的眼神，搞得好像我才是瘋了的那個似的。

「那只是稱呼罷了，反正就是接待員嘛，是個人就可以的了！」

我氣得回頭再走，卻沒想到，這次她不單單是拉著我的手，而是整個人撲了過來，雖然有點痛，卻也

有點幸福...

「拜託你嘛大哥，若我找不到拍檔的話，就會白白錯過這難得的機會了啊！」她哭著說。

她哭的樣子，是有幾分可憐，也有幾分可愛的，若沒有連鼻涕也流了出來的話。

而且受到她的施壓，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拒絕她好了。

但是，我可是個資深的打工仔，當然知道這世界除了答應和拒絕外，還有第三個選項，就是——拖。

「那...讓我想想吧...」

「真的!？」少女馬上破涕為笑。

「那你可真的要好好想想啊？那可是未知的新世界，有著未知的冒險和未知的相遇啊！補充班的船會在三天後的早上開出，只有這三天時間去考慮啊？等你想通了後，就記得馬上來這裡找我，約定了啊？」

「好好好，我會好好想想的了。」

我終於可以離開了，而她也用力地揮手向我道別。

「我等你啊，再見！」

應該，不會再見了吧。

畢竟，我對獵人從來就沒有憧憬，在那些蠻荒的世界，揮舞著沉重的武器去對抗那些恐怖得不行的魔物，只有瘋子才會嚮往吧？啊，不對，她找的是受付娘呢...

但，你說我怎可能放棄這文明又舒適的都城，雖然環境是有點吵鬧，又有點狹窄...但還有平穩又安定的生活啊？雖然換個角度就是枯燥和死板...但，不還是有緊張刺激的人事關係...嗎？

想著想著，我竟然有點猶疑。怕是累了吧...？

待我填飽了肚子，再回到公事房後，天都就要亮了，可是工作的進展實在不太順利，我唯有連灌兩瓶大營養劑，硬撐著去工作了。

晨光曬在臉上好一會，才熱醒了我。

「醒來了嗎？先喝杯熱飲吧？」負責打掃的艾露貓紫薯——我們一般都叫她紫姨——把熱飲放到我面上。

「又熬通宵了嗎？真辛苦呢。」她邊打掃邊說道。

「嗚，已經早上了嗎...」我打了一個驚人的呵欠，才總算回過神來，並回道：「沒辦法，這陣子新大陸的調查進展實在太誇張了，比過往四十年加起來都多呢...」

「哇，真厲害呢，可是就苦了你們啊。」

「就是啊，不過是工作嘛，沒辦法。」

寒暄過後，我們就繼續投入各自的工作。或許這只是段簡單的對話，卻已經是這結算所裡最有人情味的時光了，在這裡，同事間的話題永遠只有工作進度以及是非，不過我也已經習慣了。

「紫姨，給我進來！」

上司的聲音響徹公事房，但卻沒有哪個同事敢抬頭去迎接他的這股怒氣，據說獵人被魔物的吼叫聲震懾時也是這個樣子，若真是如此，那不知道耳栓有沒有作用？

被點名紫姨卻避無可避，唯有戰戰兢兢地，弓起腰走去上司的房裡。門關上，卻擋不住上司的喝罵聲。似乎是這陣子光蟲的消耗超出了預算的樣子，那豈不是也有我的責任嗎？那，是否...

不不不，我在想什麼呢？即使在那罵聲中，還夾雜了些像是飲泣的聲音，但他人的過失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？所以說，我的腳，為什麼擅自站起來了？

有時候，人會去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，不是因為心態轉變了，而是因為一直累積的東西，像不滿或憤怒等，被觸發了。

這刻的我，就不知道是被什麼觸發，是連續十一天加班的疲累？是那段旅程的召喚？是對橫蠻無理的上司看不過眼？還是對這過於冷漠的都城的不滿？

反正，我魯莽地走上前，打開了上司的房門，但也只不過是，想為這幾天裡，唯一關心過我的紫姨，說兩句好話。

上司和紫姨似乎也被我這意外的行動嚇倒了，於是我就趁這空檔，說道：「抱歉...光蟲的事，我也有責任，請你別這樣怪責她...」

結果換來的，是沉重的拍案聲和喝罵，不過我自動開啟了被訓話模式，反正上司罵人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，過濾掉就沒問題，凡事好好放低就行了嘛。

然而那連番的老套喝罵攻擊當中，卻有兩句攻破了我的防禦，而且還形成了會心攻擊。

「——你真係蠢X過隻豬，竟然還為這長舌的老貓說話？你都不知道牠平日如何向我打你的小報告，說你工作時不是發呆就是自言自語，還總是去廁所，工作效率低，浪費資源！你還為牠說話？沒見過這麼蠢的人——」

什麼啊，枉我以為這世界上還是有人情味的，最起碼艾路貓會不一樣，但沒想到不過又是一具虛偽的假面具，或許是因為環境的影響吧？反正，每個人都是這樣，表面說一套，內裡卻是一套。

啊，好像連我自己也是這樣呢...

我以為經歷了幾年的洗禮，我早已習慣，甚至是熟悉了都城的這一套，但原來只是被我自己強行抑壓了下來而已。

「去你的，我不幹了。」

爆發，可以是轟轟烈烈，也可以是乾脆俐落，我似乎是後者呢。

摔下狠話後，我頭也不回，就來到自己的位置上收拾細軟。沒想到做了這麼多年，這桌上屬於我自己的東西卻不多，只有幾隻因為帥而買下來的古龍擺設，還有喝剩的幾支的營養劑，所以我很快就執拾好。

這期間，上司的吼叫一直在背後響著，但我都劈炮了，誰還管你那些嘴裡放出來的狗屁？

我走向結算所的大門，然後轉了轉身，向一直尾隨我的上司和紫姨，以及整間結算所，舉出了中指。

「吔屎啦！」

於是，我就這樣離開了。

「唉...」

「現在想想，為什麼我這麼衝動啊，以後的日子怎麼辦啊？現在環境不好，工作難找...」

我很擅長說謊，尤其是欺騙自己，雖然我口裡是在抱怨，但我雙腿卻走得很爽快，向著那個相遇的小巷，嘿，都城的景氣不好與我何干？

但，新大陸那邊又如何呢？危險嗎？受付娘的收入穩定嗎？衛生環境不知道如何...我又開始有點擔心了。

我無意識地抬頭一望，啊...是萬里無雲的大晴天。

或許這只是意氣用事，或許只是一時衝動，或許只是想逃避這讓人難以喘氣的都城，或許我很快就會後悔，但，不管了。

新大陸，魔物獵人的世界，我來了。

End of Part 1

[完整版] Part 2

無垠的蒼穹，廣袤的碧海，迎面撲來的海風，從遠處傳來的海獸低吼聲，這就是冒險的感覺嗎？我站立在船頭，享受著這陣自由的愜意。

對啊，我終於自由了！

這久違的無拘無束感，都讓我有想張開雙手，朝著大海高呼的衝動了！然而，在我背後的甲板上，有著太多太多的陌生人，所以我還是強忍了下來。

「如何？吐乾淨了嗎？」不識趣的少女如是道。

「...吐不出，感覺開始習慣了。」和內在的我有點不同的表面的我這樣答道，難道就沒有更帥氣一點的回答方法了嗎？

「噫，過了一星期，終於不暈船了呢！」她燦爛地笑著，燦爛得足以壓下我對她是否在嘲笑我的懷疑。

「對啊，這一星期就像地獄一樣呢...給你添麻煩了。」表面的我搬出應酬的那套應對方式。

「說什麼呢？我們可是拍檔啊！」

她邊說邊熱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知道她是好意地激勵我，但獵人表達好意的力度，依都城的標準，已經幾乎達到蓄意傷人的地步了。

而多得她的這一拍，讓我順利地再次吐了起來。

於是，又過了三天，我才真真正正地勉勉強強地適應船上的生活。

「哎，你有聽過蒼藍星的傳說嗎？」少女問。

這刻，我、少女和她那已經熟睡的隨從貓，一同躺在甲板上，夜空懸著數不盡的星星，當然包括那明亮得有點礙事的蒼藍星。雖然看似很浪漫，但其實，這只是方便我到船邊吐而已...

「天上的那顆？」

「不是啊，是新大陸的蒼藍星啊。」

「但...就算是新大陸，不也是同一顆星嗎？」

「都說不是了！我說的是新大陸的那位傳說獵人，他的外號就是蒼藍星啊！」

「喔...原來是說獵人啊，那麼，是多久以前的傳說呢？」

少女認真地數了數手指，然後說：「大概...一個多月前吧？」

「...那不是最近的事嗎？」

「對啊，他正正是第五期調查團的成員，而之所以有這次的補充班，也是因為蒼藍星呢！」

「這麼厲害？」

「何止是厲害啊？據聞新大陸調查工作的進度，有九成都是他的功勞，這可是遠超之前四十年的總和啊！而且他可是討伐過數匹古龍，當中還包括前所未見的新生古龍，簡直就是現代的神話啊！」

「哇，真誇張呢...」

可能因為我不是獵人吧？還不太了解這樣功績代表什麼，那些古龍到底是怎樣的，我也僅從模型或書本中見過，至於大幅推進調查工作的進度這事，我倒是透過其所產生的結算工作，清清楚楚地了解了。

「好冷淡的反應啊，我看你根本就不了解獵人嘛...」

「...當然啊，別說獵人，我連自己接下來要當的受付...不，接待員的工作也不清楚。別忘了我可是被你拉過來的啊。」

話題似乎冒出了些許火藥味，慣於爭奪理據高地，以維護自己和免除責任的我，馬上就坐了起身，準備迎接這一波推卸責任之戰。

然而，她只是笑著說道：「嘻嘻，也是哪！」

她的笑容和器度讓我自慚形穢，這就是獵人的胸襟嗎？

「其實本該在剛上船的時候跟你說的，可是嘛...嘿嘿！」她也坐了起來，然後用嘲笑的眼神看著我。

「...我第一次坐遠航船，有什麼辦法！」

「好了，不取笑你了，我來講解一下受付娘的工作吧！」

「接待員。」

「好好好，接待員就接待員，這個接待員的工作呢，簡單來說，就是幫手整理一下發佈的任務讓獵人挑選，還有在獵人出發時加油！」

「...就這樣？」

「是呀，因為實際上都是些文書工作，我也不太了解呢...」少女吐了吐舌。

文書工作嗎...在那陌生的大陸上，倒算有樣熟悉的東西了。

歷經總共半個月的航程，終於，我們來到目的地。

「拍檔，你看！那就是新大陸啊！」少女興奮地叫道。

「終於到了呢...」

「你看你看，那邊用船體堆出來的，就是調查據點星辰吧！」

「有點簡陋呢...而且好像搖搖欲墜似的？真的沒有危險嗎？」

「說什麼呢？星辰可是屹立了四十年的啊！」

「...我更擔心了。」

船越來越接近陸地，我們才看清楚，在調查據點後方的，不是山，而是一株參天巨樹，這真的讓我目瞪口呆了，少女和隨從貓也感動得說不出話。不過沒多久，我就被樹頂上的不明飛行物體的嚇了嚇。

「那、那是什麼？」

「啊！是火龍啊！這顏色...是綠還是藍啊？嗯...應該是雌火龍吧？」

「雌、雌火龍！？那不是惡名昭彰的陸之女皇嗎？若它飛來襲擊我們那怎麼辦？」

「哈哈，你是小學生嗎？雌火龍怎會無緣無故襲擊我們啊？我們離她這麼遠，而且又沒惹她。」

「可、可是它不是很兇悍的嗎？」

「又不是故事裡專搞破壞的怪獸，她們也和我們一樣，都是這世界上的生物，有著自己的生態，只要我們不去惹她們，就沒什麼好怕啦！」

「...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啊！不過呢，總有一天我要與她決一高下！」

「什麼！？你瘋了嗎？它比你大好幾十倍，而且又會飛，又會噴火，還有毒！」

「嘻嘻，你很了解雌火龍嘛！」少女舉起身旁的弓，指向雌火龍的身影宣言道：「不過啊，獵人就是要向困難挑戰，只有敢獨自面對雌火龍的，才能算是獨當一面的獵人呢！」

獵人果然是奇怪的生物。

然後，我們看到岸邊有一個不自然的洞窟，就像是剛挖出來一樣，而且還冒著煙。

「哎...那是什麼東西啊？」少女好奇地問。

「是被什麼炸出來的嗎？」

「不是啊，那可是熔山龍弄出來的啊。」綁著頭巾，赤著膊的船長，突然搭話道。

「熔山龍！？那、那，這附近豈不是...？」少女望懷期待地問。

船長裝模作樣地笑了笑，然後才說：「沒錯，看到那邊嗎？那裡就是蒼藍星著陸之地啊！」

「果然！」少女失控地尖叫，把我和隨從貓都嚇了一跳。

「怎、怎麼了？」我問。

「我不是和你說過嘛，蒼藍星在登陸之前，竟然遇上了熔山龍，為了船隊的安全，他奮不顧身地向身型比他龐大千倍的熔山龍發起進攻，還成功擊退了，然後就和他的受付娘小姐一同在那個小懸崖上著陸，這是他第一次挑戰熔山龍的地方，也是他踏觸新大陸的第一步呢！」

「好像是有聽你說過，可...這是真的嗎？」

「是真的啊！」船長說：「不過在細節上有點不同就是了。」

「不會吧...那蒼藍星還是不是人啊...」

少女沒理我，反而向船長問話：「對了，船長，我們能不能在那蒼藍星著陸之地上岸啊？」

「可是那邊沒有碼頭啊...啊，不過我可借隻翼龍給你們的。」

「真的？謝謝你啊船長！」她高興得跳起來了，可是——

「你、你們"...？」我狐疑地重複船長的話。

「當然啊，蒼藍星可是和他的受付娘小姐一起登陸的，那我們當然也要一起啊！」

「可、可是，那裡離調查據點有點遠啊，如果中途遇上魔物怎麼辦？」

「放心吧，只要沿著岸邊走，就只有草食龍和冠突龍等小型魔物，雖然偶爾會有大凶豺龍覓食，但只要離遠一點好，很安全的。」船長說。

「船長也說安全呢，那快走吧！」少女急不卻待地把我拖走。

「啊...但那好像是熔山龍死前的情形呢？現在魔物好像變得更躁動了...」船長這才回想起，可是太遲了。

「哎？已經走了啊？真心急呢，希望不會遇到那傢伙吧——」船長的聲音越來越遠。

「等、等等，我好像聽到船長還有什麼要說啊？」我說。

少女的力量大得讓我反抗不了，只能順其意被她拖行著。

「也只是什麼送別的話吧？」

「可、可是行李怎麼辦？」我仍抱著一思希望想制止她。

「讓隨從貓替我們收拾不就好了？」

少女一往無前，我也只好認輸了，她向隨從貓交代好後，我們就乘著翼龍，飛向新大陸，飛向那蒼藍星的著陸之地。

然而，由於路程有點短，加上我畏高而不敢張開眼，所以唯一感想只有——腳踏實地真好。

而少女則陶醉在站在傳說的腳印上這種事上好一回，然後我們才開始向調查據點出發。我們先經過了一個讓獵人中途休息的小營地，然後總算越過樹林，來到一片開闊的濕地。

原始又清新的空氣撲鼻而來，讓我終於開始有享受冒險的心情。溫馴的草食龍成群結隊，樹林中央的巨樹壯麗而莊嚴，這兩星期來一直圍繞著我們的大海，在換個角度去看之後，也變得令人心曠神怡。

「我們...終於來到新大陸了啊！」我感嘆道。

「沒錯，我們的獵人之旅要開始了！」她回應道。

我們在草食龍群中穿梭，然後在岸邊漫步，這一刻，我真的慶幸自己拋棄了一切，來到這裡。

而下一刻，我就後悔了。

先是一個巨大的影子籠罩了我們，然後是一顆顆黑色，像蛋一般的物體從天而降，隨之而來的，是一陣震耳欲聾的咆哮。

我之前曾用魔物的吼叫去比喻上司的罵人聲，我錯了，錯得太過份了。這簡直是次元層級的差距，上司的罵人聲，不過是讓人厭惡和害怕，但魔物的咆哮，卻是直入靈魂，讓人在本能上為之顫慄的存在。

我和她同時掩住了耳朵，卻仍難阻那懾人的吼叫突破我們的心靈，我第一次，在她臉上看到害怕的表情。

我勉強地抬頭，只見一隻展開翅膀的巨獸在盤旋飛舞著。

然後，我被她一掌推落海裡。

「拍檔，躲好，接下來的交給獵人來應付！」她拔出掛在背上的弓，然後為了引開巨獸而跑向樹林的方向。

雖然她嘴上說得漂亮，但我卻從她那強裝堅毅的眼神裡，看到了幾分驚慌。

可是，我又能做什麼呢？

就在我害怕得不能動彈的期間，傳來了一陣，又一陣的爆炸聲。原來是剛才那巨獸撒下的蛋狀物炸開了。

少女勉強地在一波又一波的轟炸中翻滾迴避，可還是受到了波及，身上多了幾道傷口，但她還是一往無前地張著弓，向那黑色巨獸還擊。

這就是獵人啊...

此刻，我不再為巨獸而恐慌，而是為親眼目睹獵人的戰鬥而驚嘆著，到底是什麼，驅使著他們游走在生死之間，與這些龐大的魔物進行搏鬥？

金錢？名譽？地位？

我想起了少女曾說過的理由——為了挑戰。

在金玉其外的都城裡，我，又是為了什麼而活著，為了什麼去面對那堆無日無之的工作以及不講道理的上司？

我不知道。

但，在這裡，在這刻，獵人們卻知道自己是為何而活，為何而戰鬥，所以，他們才能活得這麼耀眼動人。

就在我感嘆之際，少女陷入了絕境，她被迫到一巨石前，無路可退，而且她又再捱了好幾輪轟炸，腿都被炸得血肉模糊了，臉上也披滿血而看不清前方。

如果沒有人出手相助的話，那她就必定沒救了。

這種時候，是不是該由傳說的獵人來颯爽登場，英雄救美了？

可惜，他並沒有出現，四下無人。

不。

不對啊，不是還有我嗎？

可是，我又能做什麼啊？

能做什麼，就做什麼吧！

我隨手執起手邊一團我以為是石塊的東西，向那巨獸投擲而去，正中目標。

那巨獸望向了，大聲咆哮，把我震得魂飛魄散。

我以為我完了。

卻沒想到，那巨獸竟然就這樣飛走了...

怎麼回事？

還有，為什麼會有股臭味的...？

End of part 2

[完整版] Part 3

古代樹森林南營地一直向北行的一段路，只要不走進森林的範圍，那就可說是整個區域中最沒有風險的一段路，雖然也有人說，從調查據點沿岸向南營地的那段路，也是相當的安全，但那條路，偶爾還是會冒出覓食的大凶豺龍和蠻顎龍，當然，還有那難以觸摸，完全不知道其目的為何的爆鱗龍。

所以，我還是選擇了北行的那段路，雖然能採集的東西較少，但起碼有特產香菇的群生地、礦點及骨塚，還不用冒生命危險，不過也不能大意，因為這區域也還是有不少危險的生物，只要稍一不慎碰到它們，就會全身麻痺，生不如死。

沒錯，就是那該死的麻痺蛙，我到現在都忘不了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，還天真地想徒手捕獲它，結果

...

總之，當下我唯有努力地在這裡當個採集獵人，才能勉強養活我們。

為什麼我會成了採集獵人？都是那可恨的爆鱗龍——

少女的傷口都被包紮好，但很難說是醫好了，她虛弱地躺在小屋裡的床上，本來元氣滿滿的表情像枯萎了一般，蒼白無力，隨從貓也擔心得趴在床邊，不敢離開半步。

而我因為剛背著她跑了好大一段路，也累得不似人形。

「妳的情況很惡劣啊，幸好他能及時帶妳回來，否則都有生命危險了。」一個久傷成醫的獵人對我們說道：「不過新手遇上爆鱗龍，這也難怪啊...」

「爆鱗龍？」我問。

「就是襲擊你們的那隻飛龍。」

「原來他叫爆鱗龍啊...差點就被他吃了呢...」少女猶有餘悸。

「不，那傢伙就只是喜歡到處轟炸而已，到現在都還沒有人目睹過他捕食的情景呢。」

「哎，不是為了獵食卻襲擊我們？那...是因為我們誤闖了他的地盤嗎？」她說。

「不不，不是說了嗎？那傢伙就只是喜歡到處轟炸而已。」

「哎哎，那就是漫無目的的愉快犯嗎？」她說。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真是個惡劣的傢伙呢...新大陸裡住著的，都是這樣不講理的魔物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對啊，爆鱗龍也是近期才出現的，而且還不只那些傢伙，整個古代樹森林裡的魔物都躁動了起來，越來越多人因此受傷了呢。」獵人說著說著，卻自豪地笑了起來：「這都要怪蒼藍星，哈哈！」

「蒼藍星？」少女稍稍坐直，這已是當下她能表達興奮之情的極限了。

「沒錯，都是因為他太強，所以把更強大的魔物都引過來了，哈哈！」

這是真的嗎？我很懷疑，這背後應該還有更複雜的來龍去脈吧？但獵人們似乎就喜歡這樣輕描淡寫，卻不是為了含糊其詞，而是...該怎麼說？反正對他們來說，就是怎麼爽就怎麼過。

「蒼藍星果然了不起啊...」少女竭盡全力，就為了擠出一個微笑。

哪裡了不起啊，明明是在惹麻煩...

「好了，你們好好休息吧，有什麼不適的話，就好好睡一個大覺，那就會好了。」

「哎！？」

睡覺就行的話，那就不需要醫生了吧？！

啊...不過他也不是醫生呢。

沒等我反應完，獵人就已經瀟灑地離開了。獵人，獵人，真的全都是些胡來的傢伙。

「對了...」少女向我輕呼：「你...可以暫時代替我去做獵人嗎？」

我！？獵人！？開什麼玩笑！？

「為、為什麼啊？」我問。

「因為獵人，受付...不，接待員和隨從貓是三為一體的。」她說。

「...精神論嗎？」

「不，是指收入。」

「什麼！？」我驚呼：「那、那你受傷了，豈不是...？」

「沒錯，所以我想拜託你暫代我。」

「可是我舉不起獵人的武器啊？而且更別說要讓我去面對那些恐怖的魔物...」我顫抖著道。

「獵人不一定要狩獵的，也可以靠採集周邊的素材維生的啊，雖然收入會少一些...」

「這樣啊...但...」我望向她受傷的腿，然後回答道：「...好吧，那我就做一會替工吧...」

她和隨從貓都露出驚訝的眼神望著我。

「...怎麼了？」我問。

「沒...只是沒想到，你會這麼爽快地答應...」

「什麼啊...這是暗指我平時都很不乾脆嗎？」

嗯...也的確是呢。

少女沒再說什麼，只是笑了起來，雖然不及以往燦爛，但也相當明媚，是放下了什麼心頭大石吧？

...那心頭大石，應該就是我吧。唉，看來在她眼中，我還只是累贅呢，可惜，還沒有機會讓我展現一個資深結算文員華麗的文書處理技巧，就遇上這樣的意外。

總而言之，為了在這連村落社會都尚未仍成的新大陸裡糊口，我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都市人，要開始我的獵人之路了！

...雖然只是暫代。

...而且還是採集獵人。

那麼，在這個新大陸生存，到底需要多少收入才足夠呢？由於住的地方是按HR分配，只要累積到足夠功績，就能入住獨立的一等小屋，甚至是豪宅般的特等小屋，但我們就不用奢望了，據說除了蒼藍星之外，就只有調查團的高層才有資格入住。

而我們所住的，是最低等的小屋，基本上就和劊房沒什麼分別，既狹窄又髒亂，而且還沒有私人空間，但好處是不用租金，所以不必擔心露宿街頭。

所以，我們所面對的最大問題，就是食了，新大陸一頓貓飯索價300z，雖說和都城比起來還不算太貴，但聽聞在蒼藍星瘋狂推進調查進度之前，貓飯只需100z，現在整整漲價了兩倍，這就是過度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了嗎？

這樣說來的話，我們在新大陸遇到的所有問題，幾乎都是拜蒼藍星所賜...那傢伙是災星嗎？

說回飯錢，一頓貓飯300z，不過由於份量相當大，所以兩份就夠我們三人一整天的份了，因此一天的最基本消費就是600z了。

至於獵人最大的支出——裝備，這方面我倒不用費心，反正採集也不需要防禦力。

於是，我就開始了日復日的採集人生，雖然辛苦，可是每天都能無憂無慮地自然入睡，不必擔心工作的手尾和明天如何應對上司和同事，也算不錯，或許我真的開始喜歡這份工作了。

但，事情總是在看似走上軌道時發生意外。

這天，我如常地在森林邊緣採礦，卻突然聽到一陣吵鬧的聲音從森林裡傳出，我警覺地躲到一般觀察。嘿，這點很獵人吧？

不一會，一隻抱著銀藍色龍蛋的搔鳥出現了。

呼，幸好只是搔鳥，這傢伙只要你不惹牠，牠就不會攻擊你的了。

但但，森林裡的騷動還沒結束，連草食龍和凶豺龍都被某種東西嚇得四處亂竄。

我當下就知道是有更不得了的東西在後方，於是我也馬上跟著搔鳥一起拔足狂奔，可是沒跑兩步，就被一陣狂吼震倒在地。

我回頭一望，首先見到的，是一張血盆大口，不不不，那已經不是盆的規模，都能輕易地把我整個吞下了。

然後，我才看到他淺紅色的身軀，以及藍黑色的皮毛，還有樹幹般粗的尾巴。

是蠻顎龍，森林的暴徒。

完了完了...

咦，等等，牠的目標應該只是那隻偷蛋的搔鳥吧？

於是我便望向搔鳥，結果這傢伙竟然躡手躡腳地走到我身邊，放下蛋，然后就跑了。

「混蛋，你插賊嫁禍！」

也多得這一下生氣，讓我的手腳回復了知覺，我馬上爬起來，然後滑下斜坡，希望蠻顎龍會就這樣放

過我吧！

但好死不死，搔鳥連東西都放不好，那顆蛋竟然也跟著我滾了下來，還正正滾到我的懷裡，蠻顎龍在斜坡頂俯視著我。

完了完了，這下百口莫辯了，更何況蠻顎龍也不會聽我解釋，啊...希望貓車趕得及來回收我，讓我不必成為蠻顎龍的大餐吧。

我放棄了。

那為什麼，我的腳還掙扎地站起來？還渴望逃跑？乖乖地認命不好嗎？反正，反抗也是徒勞。

可是，我想生存下去啊！即使我的理智再如何向我分析，已經絕望了，放棄才是最輕鬆，但，我的身體，我的本能，都想繼續活下去，即使機會再渺茫...不對，渺不渺茫根本就不是重點，反正，盡全力逃就是了！

明知路難還要行，我一直都以為這只是獵人的特質，但原來，這是生物的本能。畢竟，生存本來就是困難，活著就是重重挑戰。

以往，在名為社會的保護傘下，我被迫磨滑了這種本能，但在最直接的危機下，它...不，他，再度破繭而出。或許，在外人看來，這只是在逃跑，但對我來說來，卻是為了抓緊存活希望而奮鬥著。

憑著腳下傳來的震蕩，背後漸近的咆哮聲，還有眼前離我越來越遠的草食龍群，都在提醒我蠻顎龍和死亡，都離我越來越近。但我也知道，只要能跑回營地，就是我的勝利。

然而，我的步履卻越來越沉重，雙手也漸漸再抱不起——等等，我在抱著什麼！？

「哈哈，你很珍惜那顆蛋嗎？怎麼都生死邊緣了還不放下？」

單聽聲音會覺得很奇怪，這聲音從我的前方一直繞到我的身後，像是什麼環迴立體音似的。但如果是望著聲音的主人，就會覺得更加奇怪。

聲音的主人是一個身穿胡亂拼湊的戰甲的奇怪傢伙，他戴著獅子般的頭盔，背上插著兩把發著藍光的劍，感覺是個不怎麼在乎打扮的獵人。

他一邊取笑我，一邊騰空而起，落到了蠻顎龍和我之間，然後徐徐拔出雙劍，說道：「接下來就交給我吧，畢竟這也算是我的責任呢。」

我一頭冒水，但卻也鬆馳了下來。這一放鬆卻不得了，雙腿簡直像要爆炸一般，肌肉在狂怒，瘋了般抽搐著，然後我就這樣摔坐了下來。

如果那獵人不敵蠻顎龍，我豈不是真正的完了？

「放鬆得太早，讓早就超過負荷的肌肉傷害的一瞬間爆發出來了，你就坐在那好好休息吧。」

「危——」

我本想警告他，身後的蠻顎龍正發動攻勢，但背對著魔物的他，似乎比用肉眼的我，更早一步掌握了形勢，他一邊叫我休息，一邊緊握著雙光，然後一個全身迴旋，就把蠻顎龍的攻勢給擋了下來。

接著，就輪到他發動攻勢了。

人和魔物的對決，我就只看過拍檔和爆鱗龍的那一戰，但那可稱不上對決，而是單方面的虐殺。在都城時，雖然定期有鬥技場表演，但我卻因為怕血腥，而且也沒時間，所以從未看過。

因此，我是從未預期過，人，獵人，原來是可以這樣作戰，這樣獨自一人地，單方面的欺凌比他龐大十倍的魔物。

他先是舉高雙劍，然後一股不知道是氣，還是什麼的東西遍佈全身，整個人閃著血紅色的詭異光芒，然後一邊提著劍迴轉，一邊直衝向蠻顎龍的下盤。

他來到蠻顎龍的腳邊後蹬了一蹬，將橫向的迴旋變成了由下而上的方向，凌厲的劍鋒直砍向蠻顎龍的腹部，隨著獵人的旋身，連綿不斷。

迴轉的勢頭緩下後，獵人沒有停下來，而是向蠻顎龍的雙足發出疾風般的刺擊和砍劈，蠻顎龍血流如注，終抵受不住攻擊而哀號，然後失去平衡，跌倒地上。

也許蠻顎龍也心知不妙，雙眼竟然露出了驚慌的神色，然而獵人卻沒打算停手，他再一個衝刺去到蠻顎龍尾巴的位置，然後施展出一陣雷霆般的亂舞攻擊。

其姿態，就如鬼人一般。

一瞬，蠻顎龍的尾巴就被硬生生地砍了下來，蠻顎龍發出了更大的哀號，然後，求生本能迫使牠不顧一切地爬了起身，然後逃回森林的方向。

看著牠一拐一拐的步伐，這真的是剛才襲擊我的兇猛巨獸嗎？現在看上去，就只是隻可憐的蜥蜴而已。

戰鬥就這樣結束了，獵人甩了甩雙劍上的龍血，插回背後，然後向我走來。

「沒事吧？」他向我伸出手。

「沒、沒事...」我卻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手能伸出去。

「哈，你就真的這麼喜歡這顆蛋嗎？」

然後，我才發現，自己還真的仍然緊抱著那顆銀藍色的蛋。

「哎...不知為什麼，手好像放不開似的...」我輕輕地將蛋放到地上，然後再抓住獵人的手。

他像揪起小貓小狗一般，輕易地就把我拉了起來。

「謝謝你。」我說。

「不必客氣，其實這都怪我把這蛋運過來呢，哈哈...」他說。

「哎？這蛋是你的嗎？」

「也不能這麼說，我是在收束之地發現他的，本想帶去調查據點研究，可是在途中遇到了疑似是恐暴龍的足跡，就順路調查一下，卻沒想到會被搔鳥偷去，還引來了蠻顎龍，哈哈...」他笑得有點心虛。

「原來這都是你搞的啊...」因為虛脫，我也生不起氣來：「那麼你要拿回這蛋嗎？」

「嗯...」他思考了會，然後說：「這蛋還是交給你吧，他這麼黏你，說不定是緣份呢。」

「黏我？這不只是蛋嗎？」

「呵呵，再過一會你就明白的了。」他說：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，我會把他接走的。」

「啊...我是住在二等小屋的——」

「我知道啊，你是那剛上岸就被爆鱗龍襲擊的補充班二人組之一，對吧？」

「原來我們已經這麼出名了嗎？」

「嘻嘻...那爆鱗龍...說不定，就是當時被我從森林深處趕出來的那傢伙呢...」

「怎麼又是你幹的好事...你是我們的災星嗎...」

「抱歉啊...這樣吧，我送這東西給你。」他拔出背上那雙閃耀著藍光的劍，遞了給我。

「哎？這不是很貴重的裝備嗎？」

「我還有素材可以再造，而且我也還沒有足夠的珠子發揮他的力量呢。」

「珠子？」

「等你狩獵多了，就知道是什麼了。」

「...但，給我也沒用啊，我只是個採集獵人。」

「嗯...依我看，你只是還不習慣血腥吧？」

「...或許吧，畢竟我從沒試過殺生。」

「狩獵可不是殺生啊，你是把魔物們都當成了任由獵人宰割的可憐小動物了吧？」

「難道不是嗎？像你剛才...」

「我可不能當例子呢，對獵人來說，魔物可是與自己對等的存在，狩獵是一場為了不同目的，賭上各自生命的對決。」

「可是...」

「你有想過你吃的飯是怎麼來的嗎？就算你是吃素，但栽種蔬菜的農地，也是驅逐了不同的生命才得來的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也不是要說服你，只是這裡是新大陸，是連社會這人類保護傘都沒形成的野生之地，沒有些許野生的思維，可活不下去啊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那我就收下吧...」我接過他送我的雙劍，出乎意料的沉重。

「好了，那我繼續去探索恐暴龍的足跡了，再見。」

「啊，再見...還有，謝謝。」

他笑了笑，然後向森林深處前進。

我再坐了好一會，才恢復了體力。在這期間，我認真的端詳著他送我的雙劍，那藍光原來不是劍身發出的，而是來自根連在劍柄上，類似布帶的東西。

然後，我突然感覺到身邊傳來一陣陣的抖動。

我望過去，發現是那銀藍色的蛋發出的，它一跳一跳的，然後又靜了下來。

再來，它就裂開了，一隻夾雜著灰和藍色，身形和隨從貓相近，不知是貓還是龍的傢伙破殼而出。滿身黏液的牠，掙扎了一陣，才張開眼睛，也是等牠張開了眼，我才發現牠眼後的幾個紅點不是眼睛

...

牠望了望我，再望了望我手上的劍，然後就撲了過來，開始撒嬌。雖然牠渾身黏液這點很嘔心，但牠的外表和神態都太可愛了，讓我不忍趕走牠。

「...既然隨從貓要照顧拍檔，不能跟我一起採集，那要不...我乾脆把你當隨從貓好了？」我撫摸著牠的頭說道。

不，這太心急了...

「還是先幫你改名吧？」

牠望著我，然後可愛地叫了一聲，渾身閃出幽幽的藍光，接著再趴回到我懷裡。

「竟然會發光啊，像燈一樣呢...」我抱起了牠。

「那...就叫你小燈吧？」

End of part 3

[完整版] Last Part

我抱著熟睡的小燈回到調查據點星辰，或許因為沒存在感，又或者是獵人都是些大而化之的傢伙，所以對我和小燈都沒半分過問。我們就這樣回到小屋裡。

拍檔正在隨從貓的協助下伸展著四肢，我和她打了聲招呼後就回到床位，安置好小燈後，才放下用布裹著的雙劍。

「哎，你終於肯用武器了嗎？」她好奇地問。

「是別人送的。」

「哎，這麼好啊，讓我看。」她不客氣地伸手，接過劍後，仔細地觀察了一會後，竟故作正經地道：「拍檔啊...你遇到的是什麼人呀？」

「什麼人啊...要說的話，就是個災星吧？」

「災星？不對吧，那絕對是個大人物啊...這對雙劍起碼是Rare 6以上的超級珍品啊！」

「很厲害的嗎？」

「當然！這新大陸裡出現過的武器，最高等級的也只到Rare

8，而且還是那蒼藍星才有的稀世神兵啊！」她說著說著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：「...等等！」

「說不定...送你劍的傢伙，就是蒼藍星...？」說完後，她整個人都呆住了。

「怎麼可能，那種傳說級的怪物，還怎會停留在這麼淺的區域，一定去新大陸的更深處探索了吧。」

「也是呢...像那傳說中的收束之地什麼的。」她輕易地接受了。

不過...那傢伙果然是蒼藍星啊。

其實在他對付蠻顎龍時時已隱約察覺，那根本是非人的動作，說是傳說級的怪物也完全合理。

再加上那對雙劍，還有收束之地，這就完全可以肯定，蒼藍星，等於災星了。

果然，我們來到新大陸後的所有所有問題，都是因為那傢伙啊！這下子，我收下他的劍，更是心安理得了。

但為了不讓拍檔因為過於興奮和失落而影響傷情，我決定暫且隱瞞這事，畢竟我已經能想像到她得知自己錯過了與蒼藍星見面後的表情，絕對會比被爆鱗龍轟炸時更加絕望。

然而，即使得到蒼藍星的贈劍，又能怎樣？難道拿去賣嗎？如果是在都城，這或許是個好選擇，但在這不毛之地，金錢根本不值錢，就像我之前所說的，這裡飯價一頓300z，那麼獵人的主要收入來源——屠龍後得到的素材，又值多少錢呢？討伐陸之女王雌火龍後，所能得到的最珍貴素材就是雌火龍的紅玉，可以賣出6000z，也就是說，可以吃到20頓貓飯。

堂堂陸之女王的珍寶，也不夠付一個月的飯錢，就是這個新大陸的現實。所以說，單是為了糊口的話，當個採集獵人已經綽綽有餘了。

但，拍檔和蒼藍星奮戰的身姿，早已烙印在我的心裡。

握著劍的我，竟然有點蠢蠢欲動，希望挑戰一下自己。

我終於抵受不住新大陸荒蠻氣息的呼喚，進行了我人生的第一場殺生，不，狩獵。

而對象就是身形龐大的——草食龍。

我所面對的，可不是普通的草食龍，而是歷戰草食龍。

為什麼我會知道牠...他是歷戰個體？因為，讓他不斷累積經驗，從而成為歷戰個體的，正是在下...

「這是我們第六次的對決了呢...」

「哞——！」歷戰草食龍以低鳴來回應我這個好對手。

而我的隨從「貓」小燈，為了不阻礙我們的戰鬥，識相地躲在後方欺負憎恨多利去了。

我拔出雙劍，高舉向天——

還是什麼都沒發生啊...算了，也不奢望這麼快能學會「鬼人化」。

唯有腳踏實地對決吧，雖然還不會「鬼人化」，但好歹也鍛鍊過基本戰鬥技巧，而且也經歷過六場的實戰，我已經今非昔比了！

經歷了又一番的苦戰，甚至連雙劍都有一把他撞飛脫手，但我還是憑著不屈的意志和連日艱苦鍛鍊的成果，成功將歷戰草食龍討伐了。

我撿回飛脫的劍後，雙腿一軟，攤倒在地上。

「終於...終於打贏了！」

我完全沉醉在勝利的喜悅當中，很想和別人分享，所以便馬上以目光搜尋小燈的位置。

卻沒想到，這讓我的喜悅感一掃而空。

小燈似乎是厭倦了欺凌憎恨多利，轉而找草食龍作對，而且還不只一隻，而是四隻。他坐其一隻草食龍旁邊，津津有味地品嚐著自己的戰利品。

「啊...這麼算來，我不就只有小燈的四分之一戰力嗎...」我完全脫力。

獵人之路，果然還遠著呢。

雖說還遠，但多虧了這一戰，我的生活大大改變了。

除了採集和鍛鍊外，我還開始和小燈一起狩獵草食龍，但不是為了累積什麼戰鬥經驗，而是為了生肉。

我偶爾發現，越高等級的獵人，越懶得去烤肉，所以我便心生一計，開始在南營販賣自己烤的全熟肉。

銷情超乎想像地理想，總算是擺脫了只能糊口的清貧生活，甚至能有些儲蓄。

然而，生活總是在看似走上軌道時，就會翻車。

這天，我如常地和小燈一同狩獵草食龍時，卻發了一絲不尋常的氣息。

不，該說是小燈發現吧...

他在研究一個奇怪的足印，雖然最初我以為只是草食龍的足印，但在對比後，卻發現了並不一樣。

而且除了足印外，還有拖行的痕跡。

小燈警戒地左顧右盼，我也跟著一起四處觀察。

怎麼感覺是小燈在教我獵人的技巧？

然後，我在森林的入口處，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黃色身影。

那傢伙的身形不算很龐大，和成年草食龍差不多，最大特徵是頸上的鬃毛，外表看上去也不太兇猛，所以就讓我掉以輕心了。

我徐徐地拿出獵人手冊，想看看有沒有這傢伙的資料。

原來是大凶豺龍啊，這名字好像有點不妙呢...

我馬上抬起頭，打算確定大凶豺龍的位置，卻發現他已不在原地，然後，一道黃色的身影從我身邊掠過。

他迅速地越過了我，撲向我身後的草食龍，然後張開他那黑洞般的大嘴巴，活生生地，將身形和他相當的草食龍，鯨吞進肚。

如果他的目標是我的話，那現在身處他肚裡的，就是我了吧？

逃跑吧。

這麼瘋狂的傢伙，不可能與他為敵的吧？

可是，小燈卻不同意。

他沒有理會我的指示，只顧著用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瞪著大凶豺龍。

這有點不妙吧？小燈這傢伙好像越來越好戰了，是本性嗎？再這麼下去的話，要怎麼辦？

或許他察覺到我的焦慮，他望了過來，並回復了本來的可愛眼神，像是叫我放心一樣，輕叫了一聲。

然後，他就伸出早前磨尖的利爪，撲向大凶豺龍。

小燈靈活地揮舞雙爪，感覺比我還更像在使雙劍。

大凶豺龍被這突如其來的攻擊嚇了一跳，沒想到這小傢伙的攻勢會如此凌厲，而且還不是花拳繡腿，幾乎每一下都是會心攻擊。

不愧是我的小燈。

能比主人還強的隨從貓，恐怕也沒有多少吧？雖然他不是貓。

只是旁觀太失職了，所以我也拔刀，嘗試加入戰鬥。

大凶豺龍似乎一眼就看穿我的水平，於是主動攻擊我。

我用求救的眼神望向小燈，結果他只是回以我一個「放心去吧」的眼神。

好吧，好吧，我上就是了。

迫於無奈之下，我唯有舉劍應戰，但當真的投入戰鬥後，卻意外地發現，大凶豺龍並沒有想像中強。又或者是，我變強了。

我不斷迴旋轉著，手中的雙劍不停地劃過大凶豺龍，雖然每一擊的傷害都不高，但頻密累積下來，也已經令他傷痕累累，節節敗退。

說不定能贏？不，是贏定了！

突然，一股熱氣從地面傳來我身上，一點點像導蟲般的紅色光粉從我身上浮出，但我卻沒空去理會。因為我的全部意識，都集中在眼前的對手身上，我閱讀著他的每一個動作，預判著他的下一個行動，等待著他露出破綻的一刻，然後，就是我的回合了。

咚——

他踏了踏地，比我想像重得多，整個地面都為之震盪，連身旁的水池也泛起了不息的漣漪。

奇怪，他這一踏有這麼用力嗎？

不過我沒時間去深思，因為，我等候多時的破綻終於來到了。

咚，咚——

我側翻躲過了大凶豺龍的前衝攻擊，他的側腹完全展現在我眼前，只要我接下來的連段攻擊全數命中，那這場狩獵就是我的勝利了！

咚，咚，咚！

我刺出第一劍，卻被他騰空閃開了——

不，等等，他完全沒有作出起跳的動作，是如何騰空而起的？

我抬頭，一個龐大的身影遮蔽了天空。

原來，大凶豺龍不是跳起，而是被一張血盆大口給整個叼起。

然後，我看到那淺紅色的身軀，以及藍黑色的皮毛，還有樹幹般粗，卻被斬掉半截的尾巴。

又是你，森林的暴徒，蠻顎龍。

「...又見面了呢。」我邊說邊強行命令顫抖的雙腿向後退。

蠻顎龍卻一臉鄙夷地瞪著我，然後徐徐轉身，準備離去。

他那完全不把我放在眼內的態度讓人惱火，但，那又能怎樣？對他來說，我的確微不足道，作為食物，份量及不上大凶豺龍，或許連味道都及不上。

而作為獵人，曾與災星大人一戰的他，當然不會把我當威脅了。

不對，災星大人當時就不應該放跑他吧？再這樣下去，他就要變成歷戰個體了啊？

不過算了吧，我也無力過問，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蠻顎龍走遠。

但小燈卻不答應，他露出了怒容，是因為蠻顎龍看不起我，所以生氣了嗎？啊...不，應該是因為獵物被搶走了而生氣吧？

小燈再次亮出尖爪，然後撲向蠻顎龍。

蠻顎龍卻似乎早就感覺到小燈的行動，他甩了甩只餘下半截的尾巴，把小燈拍落到地上。

被擊落的小燈，生氣得渾身發抖。

然後，一直黏在背上的兩條不明肢體緩緩地張開，原來是一雙翅膀。這下真的不能再把他當隨從貓了

...

他搗了搗剛張開的翅膀，然後騰空而起，飛向了蠻顎龍的上方，騎乘到暴徒的身上。他一爪又一爪地爪在蠻顎龍的身上，終於讓蠻顎龍鬆開了口。

撿回一命的大凶豺龍馬上竄逃，而蠻顎龍則為了摔下小燈而亂衝亂撞著，但小燈卻完全無視，繼續不斷地攻擊。

「小心！」

或許是太忘我，所以讓小燈忽略了周遭的環境，完全沒有發現蠻顎龍正準備將他連同自己一同撞向株大樹上。

即使我提醒了小燈，他還是來不及反應，硬生生地吃了半招，然後墮倒在地上。

蠻顎龍虎視眈眈地俯視著小燈，血盆大口裡的唾液緩緩流出。

而小燈的半邊翅膀和腿都受了傷，動彈不得，但他卻沒有露出驚恐的神色，反倒是激動得渾身閃著紅光。

這是我也從沒見過的狀況。

然後，蠻顎龍怒吼一聲，擺動他的巨顎，向小燈撕咬過去。

點點如星的銀藍色光球，慢慢凝聚到小燈的身邊，並在口中匯成一團猶如蒼藍星的強烈光芒。接著，一束光柱噴射而出。

可惜，小燈的這一擊卻沒有直接命中，只是掃過了蠻顎龍的右側臉頰，卻已經足以將蠻顎龍的右眼眶範圍給蒸發掉。

攻擊過後的小燈，像是用盡了力氣般，癱軟在地。

而蠻顎龍則陷入了膽怯狀態，但沒過多久，他就回過神來，然後朝天怒吼，張開頭冠和背部的翼膜，一團旺盛的怒火，在他口腔中劇烈燃燒。

小燈柔弱地看著我，無力地嗚叫著，卻不是求救，而是叫我逃走。

比起對蠻顎龍的恐懼，這種再次目睹重要的人受傷，卻無能為力的感覺，更讓我覺得絕望。

絕望，但卻不再無奈。

當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過生死關頭後，身體可悲地適應了，這次我沒有再盲目地在身旁尋找異臭彈來驅趕敵人。

我跑向小燈。跑，跑，全力地跑！

每踏一步，仿佛都感受到大地傳來鼓舞的力量，那溫熱的紅色光點再度浮現，並且慢慢充斥我的全身，我也跑得越來越快。

同時，蠻顎龍也已經蓄積了足夠旺盛的火焰，隨時可以噴出火焰吐息，但他卻冷靜地觀察著我，算計著要同時了結我和小燈。

而我也將希望賭在這之上。

就在我來到小燈身旁的一刻，蠻顎龍肆意地噴出吐息。

同一時間，我用盡全力飛撲向小燈，抱起他翻滾了數圈。

成功了，成功躲過了蠻顎龍的全力吐息，幸好中途沒有膽怯。

我笑著望向蠻顎龍，然後從懷中掏出回歸球，召來翼龍，功成身退。

「我一定會找你報仇的。」我一手抱著小燈，一手抓住翼龍的腿，擱下像歹角退場般的對白。

蠻顎龍向著我怒吼，接連地噴出吐息，但我卻越飛越遠，在夕陽的餘暉掩護下，回到調查據點星辰。

「怎麼回事？為什麼小燈受了這麼重的傷？」

還在養傷的拍檔，正在用餐區和一個身穿黃色追蹤者套裝的女性一起吃著飯，她看到我們回到星辰後，馬上跑來關心。

「都是我...」我差點又想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了，但這卻太對不起小燈了，畢竟我們不是隨從與主人的關係，而是並肩的戰友，於是我改口：「...不，是因為碰上蠻顎龍了。」

「欸。」小燈也發出了一陣不甘心的叫聲。

「對啊，下次一定會收拾他的。」我答道。

拍檔瞪大雙眼看著我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嘻嘻，你越來越像獵人了，要不要我乾脆就改當受付娘，讓你養我算了？」她笑道。

「別妄想。」我把裝滿道具和素材的背包塞給她。

她埋怨地嘟起嘴。

「等你傷好透了，就一起去狩獵，別想把辛苦事都推給我來做。」我補充道。

她再次瞪大雙眼看著我，然後興奮地道「好啊！一起去狩獵！」

我無奈地笑了笑，然後把小燈交給隨從貓：「替我好好照顧他吧，交給她我不放心呢。」

「放心交給我吧，喵！」

「那你要去哪啊？」拍檔雖不滿我剛才說的話，卻又更好奇我的目的地。

「訓練場。」

不記得在訓練場無日無夜地修行多久，反正，漸漸覺得光對著木柱亂劈進步不大。於是，為了累積實戰經驗，我開始像個真正的獵人般接任務，也開始探索其他地區了。

先是大凶豺龍，然後是搔鳥，再來是毒妖鳥、土砂龍、泥魚龍，接著，便是當下狩獵著的飛雷龍。

我跟隨著導蟲的指引前進。這方向，似乎飛雷龍那傢伙正準備回巢了。於是我也摸了摸背包，確定是否已經帶了捕捉用的麻醉球和陷阱。

一齊準備就緒。

咚——

但，卻被一聲熟悉的腳步聲打斷了。

咚——

「不是向這邊啊...」我蹲下，脫去手套，徒手觸摸地面，感受著震動從哪方傳來。

咚——

「西邊嗎？」

終於讓我找到你了。

我忍不住，笑了。

我馬上向著腳步聲的來源前進，沒多久已找到了足跡，方向正確。。

雖然內心相當激動，但行動還是保持著理智，沒有冒進，而是借助草叢和大石的掩護，逐漸向目標迫近。

然後，我來到森林西邊的一個出口，這裡沿著南直走，會有一個大斜坡，再繼續向南行，就是南營地了，這段路，只要不走進森林的範圍，那就可說是整個區域中最沒有風險的一段路。

也是我和那傢伙初次相遇的地方。

他彷彿在等待著什麼一般，坐在坡頂，遠望著逐漸西沉的太陽。

是在等我嗎？

還是那淺紅色的身軀，還是那藍黑色的皮毛，還是那只餘半截的尾巴。

還是那，森林的暴徒，蠻顎龍。

是日光的影響嗎？他的身軀似乎泛起了點點不明顯的金屬光澤。

我先在周邊做好準備，再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。

他突然用力地嗅了嗅，然後開始左顧右盼，在他的目光快將掃落在我身上時，我先一步，對準他的面門，發射閃光彈。

一陣強光奪去了他的視力，我立馬披上防護用的體力衣裝，並插上能加強會心率的達人煙筒，然後拔出蒼藍星所贈的雙劍，攻擊。

閃光彈的效果短暫，而且對在地面移動著的魔物來說作用不大，就像現在的蠻顎龍，因為看不見四周，於是發狂了甩動身體，不讓敵人接近。

但這也已經足夠了，即使他瘋狂地擺動，但缺少了尾巴，讓他身後有了極大的空隙，給了我盡情進攻的機會，只要在攻擊的同時，留意著他的重心擺動，別被他盲目的反擊誤傷，那這顆閃光彈就已經物超所值了。

我揮舞著閃耀藍光的雙劍，襲向蠻顎龍的雙足。

或許是等待這刻已久，所以身體太興奮？又或許是日子有功，總之，我的劍越來越快，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，雙手的攻擊幾乎毫無間隙。

而且不單是在速度方面，對自身狀態的掌握也更加清晰了，雙手還未有明顯的疲累感，我已察覺到肌肉的極限，在尚有餘力之下，立馬收劍，不貪刀，回退幾步，好好觀察獵物的動作。

果然，他因為我的攻勢而掌握了我的大概位置，張開巨顎噬了過來，但可惜，我已經在兩秒後的世界了。

不錯的開局，但還不夠。

蠻顎龍的雙眼已經適應，視力正在恢復，而我所給予的傷害，亦僅止於表面。

一切盡如所料，然後就是下一步了。

我跑向一片佈滿不自然綠葉的區域，而回復了視力的蠻顎龍也終於發現了偷襲的兇手，先是慣例地怒吼，接著馬上衝過來。

然後，他正好踏在我早於開戰前已在周邊佈下的地穴陷阱上。

蠻顎龍整個下身都陷入落穴當中，只能苦苦掙扎，而我則再有盡情攻擊的機會。

在我一輪狂攻過後，蠻顎龍才終於擺脫地洞，他喘了口氣，才能再發出狂吼。看來已經消耗了他不少

體力，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？

暫時撤退吧，雖然我已不是當初的菜鳥，但還未有足夠能耐與他硬碰。

於是，我乘勢滑下大斜坡。

蠻顎龍緊隨其後。

但我卻在半途拐了個彎，蠻顎龍狼狽地急煞，才再回頭追趕我。

我在逃避的同時，一腳踢向身前那一團黃色的球體——麻痺蛙。

正因為我還未有能力正面硬碰，所以必須盡用身邊的一切。

麻痺蛙受到刺激，噴發出大量的麻痺氣體，我早早就躲到氣體的影響範圍外，但不幸的蠻顎龍，卻正好碰上，幾乎整個身軀都被氣體包圍，陷入麻痺狀態，動彈不得。

而我，則再度滑下斜坡，但這次不是撤退，而是衝向對手。

我滑到蠻顎龍面前，然後借勢一躍，執劍的雙手向外一伸，整个人就在空中迴轉起來，從蠻顎龍的頭，沿著後背，直砍到尾部。

清脆俐落的一擊，這就是我至今所能做到的最強攻擊手段。

然而，這還遠遠未足以收拾蠻顎龍，他這次不單是猛吼，而是狂怒，頭冠和翼膜都一口氣展開，喉裡蘊釀著強烈的復仇之火。

正確的應對方法是先其一步作出攻擊，讓火勢在他口腔中爆發，然而憑我的技術及雙劍的長度，卻巴不著他的喉頭。

於是我收好劍，紮起馬步，等待他噴發烈焰吐息的一刻，然後瞬間避開。

但這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太勉強，雙腿不幸地被吐息擦過，燃燒了起來，不過傷得不深，我馬上翻了幾個筋斗，弄熄了火勢。

不過，我似乎低估了蠻顎龍的怒火，在我的計算當中，他噴發完這一擊後，應該要再隔一段時間才能再次蓄火，但事實卻狠狠打了我的臉。

蠻顎龍馬上就再蓄好了火焰，並準備向我噴發。

果然，一個人對付即將成為歷戰個體的蠻顎龍，實在太勉強。

但，獵人不會孤軍作戰。

一支搭著強擊瓶的箭從樹林中射出，正中蠻顎龍的喉嚨，擊散了蓄勢中的火焰，然後一貓一龍兩個隨從，分別由兩邊撲出，向蠻顎龍作出交叉攻擊。

「真遲呢。」我笑著說。

「還好意思說，不是在追蹤著飛雷龍的嗎？突然就改變了目標！」完全康復的拍檔抱怨道。

「嗚——！」小燈興奮地低鳴著。

「原來是這樣喵，就是這隻蠻顎龍打傷你喵？」隨從貓回應小燈道。

「哎，原來是來報仇的啊，那就沒法抱怨了。」拍檔輕易地接受了。

我笑了笑，然後再次拔出蒼藍星的雙劍，其中一把指向蠻顎龍，吼道：「要上了啊！」

使弓的拍檔作為主攻手，隨從貓則負責以激勵樂器吹奏提升能力的樂曲——雖然我也不知道原理，但聽了音樂後，身體又的確會生出一股力量——而我和小燈則負責以速度和走位作出竄擾。

雖然因為共同作戰的時間尚淺，配合還算不上天衣無縫，但也已經有板有眼，令蠻顎龍暈頭轉向，發揮不了全力。這樣下去，蠻顎龍就會在持續不斷的消耗當中倒下了吧？

然而，就如之前所說，生活總是在看似走上軌道時，就會翻車。

蠻顎龍再度狂吼，而我們都早有準備，閃入他的身側，避免被火焰吐息正面擊中。

但，蠻顎龍卻沒有如往常一樣向前方吐息，反而將巨顎朝向地面——噴發！

火焰就這樣沿著地面向四方擴散，無處可退。

而且這吐息的威力，與其說是火焰，還不如說是爆炸。

爆發和焰火將我和兩個隨從一同吹飛。

我們身上都纏上了不同程度的烈火，為了撲滅，我們都本能地翻滾了起來。

但，就是這翻滾的空檔，讓蠻顎龍有機可乘。

他全速跑向拍檔，並用身軀橫撞過去。拍檔雖然已反應過來，但這突如其來的橫撞波及的範圍實在太廣，所以還是被擦過左肩膀而負了傷。

所幸的是，看上去並不嚴重，她仍能靈活地移動，可是左手卻似乎暫時抬不起。

她在樹林中再穿右插，但每株用以躲避的樹幹，都被蠻顎龍無情地摧毀。

蠻顎龍口腔中蓄勢的火焰沒有止息，反而向外擴展，蔓延到蠻顎龍的幾乎整個上半身。蠻顎龍這纏繞著烈火的狀態，是不是有幾分像傳說中的炎王龍？

「真是不講理的傢伙...明明我們都已經用盡力量和策略，卻還是制止不了他，還讓他變得更強了...」

我自言自語道：「難道他有主角光環嗎？」

隨從貓早已趕過去支援拍檔，小燈本來也想同行，可是見我在喃喃自語，就停了下來，用擔心的眼神望著我。

「別這樣，我只是在想還有什麼方法而已。」我說道。

小燈還未釋疑，還走到我身邊，用頭輕撞我的腳，卻差點把我撞倒。

「...你是什麼時候長到這麼大的？」我輕撫著小燈的頭，驚訝著他的身形，都快有半個我那麼大了。

「說起來，我也在這新大陸呆了不少時間...」我摸了摸自己的手臂，反問自己：「我又有成長嗎？」

比想像中結實啊。

「或許我，可以更多相信自己的身體一點...」

我閉起雙目，感受自己軀體的狀況。

這是什麼啊...渾身是勁，這還是打工仔的身體嗎？不對，我早已不是什麼打工仔了。

我是獵人。

我張開眼，發現全身都被紅色光粉包圍。然後，我想起了蒼藍星，不，是災星才對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我將雙手高舉向天，模仿災星當時的動作，然後——

紅色光粉成為了我身體的一部分，我整個人發出赤紅色的閃耀光芒，鬼人模式。

邁開步伐，就像飛翔一般輕盈。我緊握雙劍，衝入樹林。

此時，拍檔正好被撞得滿天星斗，幸好隨從貓及時出現，讓拍檔勉強回復意識。但蠻顎龍仍然緊追不捨。

然後，一道銀藍光束從他身後襲來，雖然只是擦過，卻成功引起他注意，就在蠻顎龍回頭一刻，我趁機潛入他下腹，然後向上亂刺了好幾劍，雖然命中，也劃開了表皮，但卻還是未能刺穿真皮。

不過我沒有就此停下，我繼續向前，看似要直撞向樹幹，卻在碰上的瞬間，用步法踏了上去，垂直地衝上樹幹，然後雙腳用力，回身一扭，反躍向蠻顎龍，準備從半空中施展攻擊。

迎向我的，卻是蠻顎龍的巨顎。

正如我所料。

我帶著蹬踏樹幹的勢頭回旋了起來，就這樣在蠻顎龍的口腔中發動瘋狂攻擊！

拍檔也馬上反應過來，用剛恢復力量的手拉弓蓄勁，然後向著蠻顎龍的肚皮發射龍之一矢。

還有小燈也再度發射光束，擊中蠻顎龍的後背。

而隨從貓則機警地佈下麻痺陷阱。

這就是我們的全力攻擊！

蠻顎龍終於承受不住，應聲倒下，正好摔在陷阱之上，動彈不得，拍檔和小燈準備再度發動攻擊，了結暴徒。

但我卻早一步，從背包中掏出兩顆麻醉球，投向蠻顎龍。

捕獲完畢。

「呼，終於...贏了。」鬆了口氣的我，馬上便腳軟，跌坐在地。

拍檔和隨從貓卻狐疑地望著我。

「怎麼了？」我問。

「還以為一心想著復仇的你，會理想當然地將這傢伙討伐呢...」她說。

「也不是沒想過...但，會纏火的蠻顎龍個體，不是很稀有嗎？」

「嘻嘻，看來你比我更適合當獵人嘛？」

「那你要放棄了嗎？從此改當受付娘了？」

「才不呢，我還要和雌火龍一決高下的！」她說，然後抬頭望向古代樹頂。

我也隨著她的目光望去。

「雌火龍嗎？」我站起來，說：「好，那把飛雷龍也收拾後，下個目標就選定為雌火龍吧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當然，除了蠻顎龍外，不是還有另一個混蛋等著我們還禮嗎？」

拍檔下意識地緊捏自己受過傷的雙腿，然後回應道：「沒錯，要給爆鱗龍那傢伙好看！」

「還要趕在蒼藍星之前動手呢。」我凝視著手中的劍。

「啊！」她突然尖叫：「那、那果然是蒼藍星送給你的吧！？」

糟了...一時大意。

「嗯...是時候去找飛雷龍了呢，再不快點痕跡就消失了。」我決定逃走。

「你別跑！快跟我說清楚那天發生的，關於蒼藍星的一切！」她馬上追上來了。

蒼藍星嗎？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遇到他——

The End

[碎上版] 第1話・桃色騙案？

望著檯頭的結算文件堆，我重重地嘆了口氣，然後抬頭四顧，昏暗的公事房只餘下我，和數隻囚禁在籠裡的光蟲。

這已經是第幾個加班的夜晚了？

自從新大陸的第五調查團出發後，這些新的結算文件就像雪花般飄到我面前，那些傢伙的探索效率也太高了吧？

然後，就傳來了一陣轟鳴。

啊，肚子餓了...好吧，先去吃個宵夜，然後再回來繼續吧。

於是我就離開了結算所，來到街上覓食，由於夜已深，仍然營業的店沒幾間，除了街角的便餐店，就只有巷子裡的那間小麪檔。

因為想喝口熱湯，所以我來到巷子裡。沒想到，又遇到她了。

她是一個獵人打扮的馬尾少女，近幾晚都在這巷口找人搭訕，而且還是男女不區，真是多元化的服務呢...

然而今日街上有點冷清，這時的街上，就只有我和她了。

該怎麼辦？我好像突然想吃便餐了。正當我想轉身離開，就被少女發現了，她果然沒有放過我，馬上跑了過來。

「大哥！有沒有興趣——」少女滿懷期待地說。

「抱歉，我沒錢。」我斬釘截鐵地回覆。

「沒錢？那就對了！」她反而更興奮了，卻讓我一頭冒水。

少女故弄玄虛地擺了個姿勢，然後清了清喉嚨，像在賣廣告般宣告：「你！是否已經厭倦了營營役役的人生？是否對這個索然無味的世界感到不滿？心底裡是否渴求著冒險和刺激呢？」

「喔，原來是傳銷的啊...」

於是我就乾脆地無視她，回頭便走，然而，卻被她一把拉住了。

「等、等等啊，大哥！才不是傳銷呢，而且起碼也先聽我說話吧？這可是禮貌啊！」少女鼓紅了腮，微愠地抱怨著。

禮貌？哈哈，那是什麼？在這急躁的城市住久了，都真的快要忘記禮貌是什麼了。所以我露出了個非常疑惑的表情。

少女可能誤會了我這表情的意思，竟然羞澀了，身子都縮了起來，頭也垂低了不少。

「...好了好了，我不廢話，直接說正題好了——。」連聲線也低了。「其實...我報了名參加探索新大陸的第五調查團的補充班，可是卻找不到拍檔，所以...」

瘋了吧這丫頭？竟然是想找我去做獵人？我是在公事房裡虛耗了五、六年，這些日子裡拿起過最重的東西就是一箱箱的獸皮紙，這樣的我能拿起那比人還高的大劍麼？

「可是...你看，我手無縛雞之力，怎麼做獵人啊？」

這次換她露出了個非常疑惑的表情。

「...大哥，你誤會了，我就是獵人了啊。所以我要找的是做受付娘的拍檔！」

「受付娘？」我問。

她點點頭。

「我？」我再問。

她再點點頭。

瘋了，瘋了，真的瘋了。

「我可是男的啊！？」

「我知道啊？」

「那你還找我做受付娘？」她那無辜的眼神，搞得好像我才是瘋了的那個似的。

「那只是稱呼罷了，反正就是接待員嘛，是個人就可以的了！」

我氣得回頭再走，卻沒想到，這次她不單單是拉著我的手，而是整個人撲了過來，雖然有點痛，卻也

有點幸福...

「拜託你嘛大哥，若我找不到拍檔的話，就會白白錯過這難得的機會了啊！」她哭著說。

她哭的樣子，是有幾分可憐，也有幾分可愛的，若沒有連鼻涕也流了出來的話。

而且受到她的施壓，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拒絕她好了。

但是，我可是個資深的打工仔，當然知道這世界除了答應和拒絕外，還有第三個選項，就是——拖。

「那...讓我想想吧...」

「真的!？」少女馬上破涕為笑。

「那你可真的要好好想想啊？那可是未知的新世界，有著未知的冒險和未知的相遇啊！補充班的船會在三天後的早上開出，只有這三天時間去考慮啊？等你想通了後，就記得馬上來這裡找我，約定了啊？」

「好好好，我會好好想想的了。」

我終於可以離開了，而她也用力地揮手向我道別。

「我等你啊，再見！」

應該，不會再見了吧。

畢竟，我對獵人從來就沒有憧憬，在那些蠻荒的世界，揮舞著沉重的武器去對抗那些恐怖得不行的魔物，只有瘋子才會嚮往吧？啊，不對，她找的是受付娘呢...

但，你說我怎可能放棄這文明又舒適的都城，雖然環境是有點吵鬧，又有點狹窄...但還有平穩又安定的生活啊？雖然換個角度就是枯燥和死板...但，不還是有緊張刺激的人事關係...嗎？

想著想著，我竟然有點猶疑。怕是累了吧...？

待我填飽了肚子，再回到公事房後，天都就要亮了，可是工作的進展實在不太順利，我唯有連灌兩瓶大營養劑，硬撐著去工作了。

[碎上版] 第2話 · 吔屎啦！

晨光曬在臉上好一會，才熱醒了我。

「醒來了嗎？先喝杯熱飲吧？」負責打掃的艾露貓紫薯——我們一般都叫她紫姨——把熱飲放到我面上。

「又熬通宵了嗎？真辛苦呢。」她邊打掃邊說道。

「嗚，已經早上了嗎...」我打了一個驚人的呵欠，才總算回過神來，並回道：「沒辦法，這陣子新大陸的調查進展實在太誇張了，比過往四十年加起來都多呢...」

「哇，真厲害呢，可是就苦了你們啊。」

「就是啊，不過是工作嘛，沒辦法。」

寒暄過後，我們就繼續投入各自的工作。或許這只是段簡單的對話，卻已經是這結算所裡最有人情味的時光了，在這裡，同事間的話題永遠只有工作進度以及是非，不過我也已經習慣了。

「紫姨，給我進來！」

上司的聲音響徹公事房，但卻沒有哪個同事敢抬頭去迎接他的這股怒氣，據說獵人被魔物的吼叫聲震懾時也是這個樣子，若真是如此，那不知道耳栓有沒有作用？

被點名紫姨卻避無可避，唯有戰戰兢兢地，弓起腰走去上司的房裡。門關上，卻擋不住上司的喝罵聲。似乎是這陣子光蟲的消耗超出了預算的樣子，那豈不是也有我的責任嗎？那，是否...

不不不，我在想什麼呢？即使在那罵聲中，還夾雜了些像是飲泣的聲音，但他人的過失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？所以說，我的腳，為什麼擅自站起來了？

有時候，人會去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，不是因為心態轉變了，而是因為一直累積的東西，像不滿或憤怒等，被觸發了。

這刻的我，就不知道是被什麼觸發，是連續十一天加班的疲累？是那段旅程的召喚？是對橫蠻無理的上司看不過眼？還是對這過於冷漠的都城的不滿？

反正，我魯莽地走上前，打開了上司的房門，但也只不過是，想為這幾天裡，唯一關心過我的紫姨，說兩句好話。

上司和紫姨似乎也被我這意外的行動嚇倒了，於是我就趁這空檔，說道：「抱歉...光蟲的事，我也有責任，請你別這樣怪責她...」

結果換來的，是沉重的拍案聲和喝罵，不過我自動開啟了被訓話模式，反正上司罵人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，過濾掉就沒問題，凡事好好放低就行了嘛。

然而那連番的老套喝罵攻擊當中，卻有兩句攻破了我的防禦，而且還形成了會心攻擊。

「——你真係蠢X過隻豬，竟然還為這長舌的老貓說話？你都不知道牠平日如何向我打你的小報告，說你工作時不是發呆就是自言自語，還總是去廁所，工作效率低，浪費資源！你還為牠說話？沒見過這麼蠢的人——」

什麼啊，枉我以為這世界上還是有人情味的，最起碼艾路貓會不一樣，但沒想到不過又是一具虛偽的假面具，或許是因為環境的影響吧？反正，每個人都是這樣，表面說一套，內裡卻是一套。

啊，好像連我自己也是這樣呢...

我以為經歷了幾年的洗禮，我早已習慣，甚至是熟悉了都城的這一套，但原來只是被我自己強行抑壓了下來而已。

「去你的，我不幹了。」

爆發，可以是轟轟烈烈，也可以是乾脆俐落，我似乎是後者呢。

摔下狠話後，我頭也不回，就來到自己的位置上收拾細軟。沒想到做了這麼多年，這桌上屬於我自己的東西卻不多，只有幾隻因為帥而買下來的古龍擺設，還有喝剩的幾支的營養劑，所以我很快就執拾好。

這期間，上司的吼叫一直在背後響著，但我都劈炮了，誰還管你那些嘴裡放出來的狗屁？

我走向結算所的大門，然後轉了轉身，向一直尾隨我的上司和紫姨，以及整間結算所，舉出了中指。

「吔屎啦！」

於是，我就這樣離開了。

「唉...」

「現在想想，為什麼我這麼衝動啊，以後的日子怎麼辦啊？現在環境不好，工作難找...」

我很擅長說謊，尤其是欺騙自己，雖然我口裡是在抱怨，但我雙腿卻走得很爽快，向著那個相遇的小巷，嘿，都城的景氣不好與我何干？

但，新大陸那邊又如何呢？危險嗎？受付娘的收入穩定嗎？衛生環境不知道如何...我又開始有點擔心了。

我無意識地抬頭一望，啊...是萬里無雲的大晴天。

或許這只是意氣用事，或許只是一時衝動，或許只是想逃避這讓人難以喘氣的都城，或許我很快就會後悔，但，不管了。

新大陸，魔物獵人的世界，我來了。

[碎上版] 第3話・嘔嘔嘔——

無垠的蒼穹，廣袤的碧海，迎面撲來的海風，從遠處傳來的海獸低吼聲，這就是冒險的感覺嗎？我站立在船頭，享受著這陣自由的愜意。

對啊，我終於自由了！

這久違的無拘無束感，都讓我有想張開雙手，朝著大海高呼的衝動了！然而，在我背後的甲板上，有著太多太多的陌生人，所以我還是強忍了下來。

「如何？吐乾淨了嗎？」不識趣的少女如是道。

「...吐不出，感覺開始習慣了。」和內在的我有點不同的表面的我這樣答道，難道就沒有更帥氣一點的回答方法了嗎？

「嘻，過了一星期，終於不暈船了呢！」她燦爛地笑著，燦爛得足以壓下我對她是否在嘲笑我的懷疑。

「對啊，這一星期就像地獄一樣呢...給你添麻煩了。」表面的我搬出應酬的那套應對方式。

「說什麼呢？我們可是拍檔啊！」

她邊說邊熱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知道她是好意地激勵我，但獵人表達好意的力度，依都城的標準，已經幾乎達到蓄意傷人的地步了。

而多得她的這一拍，讓我順利地再次吐了起來。

於是，又過了三天，我才真真正正地勉勉強強地適應船上的生活。

「哎，你有聽過蒼藍星的傳說嗎？」少女問。

這刻，我、少女和她那已經熟睡的隨從貓，一同躺在甲板上，夜空懸著數不盡的星星，當然包括那明亮得有點礙事的蒼藍星。雖然看似很浪漫，但其實，這只是方便我到船邊吐而已...

「天上的那顆？」

「不是啊，是新大陸的蒼藍星啊。」

「但...就算是新大陸，不也是同一顆星嗎？」

「都說不是了！我說的是新大陸的那位傳說獵人，他的外號就是蒼藍星啊！」

「喔...原來是說獵人啊，那麼，是多久以前的傳說呢？」

少女認真地數了數手指，然後說：「大概...一個多月前吧？」

「...那不是最近的事嗎？」

「對啊，他正正是第五期調查團的成員，而之所以有這次的補充班，也是因為蒼藍星呢！」

「這麼厲害？」

「何止是厲害啊？據聞新大陸調查工作的進度，有九成都是他的功勞，這可是遠超之前四十年的總和啊！而且他可是討伐過數匹古龍，當中還包括前所未見的新生古龍，簡直就是現代的神話啊！」

「哇，真誇張呢...」

可能因為我不是獵人吧？還不太了解這樣功績代表什麼，那些古龍到底是怎樣的，我也僅從模型或書本中見過，至於大幅推進調查工作的進度這事，我倒是透過其所產生的結算工作，清清楚楚地了解了。

「好冷淡的反應啊，我看你根本就不了解獵人嘛...」

「...當然啊，別說獵人，我連自己接下來要當的受付...不，接待員的工作也不清楚。別忘了我可是被你拉過來的啊。」

話題似乎冒出了些許火藥味，慣於爭奪理據高地，以維護自己和免除責任的我，馬上就坐了起身，準備迎接這一波推卸責任之戰。

然而，她只是笑著說道：「嘻嘻，也是呢！」

她的笑容和器度讓我自慚形穢，這就是獵人的胸襟嗎？

「其實本該在剛上船的時候跟你說的，可是嘛...嘿嘿！」她也坐了起來，然後用嘲笑的眼神看著我。

「...我第一次坐遠航船，有什麼辦法！」

「好了，不取笑你了，我來講解一下受付娘的工作吧！」

「接待員。」

「好好好，接待員就接待員，這個接待員的工作呢，簡單來說，就是幫手整理一下發佈的任務讓獵人挑選，還有在獵人出發時加油！」

「...就這樣？」

「是呀，因為實際上都是些文書工作，我也不太了解呢...」少女吐了吐舌。
文書工作嗎...在那陌生的大陸上，倒算有樣熟悉的東西了。

[碎上版] 第4話 · 來到新大陸，然後，更擔心了...

歷經總共半個月的航程，終於，我們來到目的地。

「拍檔，你看！那就是新大陸啊！」少女興奮地叫道。

「終於到了呢...」

「你看你看，那邊用船體堆出來的，就是調查據點星辰吧！」

「有點簡陋呢...而且好像搖搖欲墜似的？真的沒有危險嗎？」

「說什麼呢？星辰可是屹立了四十年的啊！」

「...我更擔心了。」

船越來越接近陸地，我們才看清楚，在調查據點後方的，不是山，而是一株參天巨樹，這真的讓我目瞪口呆了，少女和隨從貓也感動得說不出話。不過沒多久，我就被樹頂上的不明飛行物體的嚇了嚇。

「那、那是什麼？」

「啊！是火龍啊！這顏色...是綠還是藍啊？嗯...應該是雌火龍吧？」

「雌、雌火龍！？那不是惡名昭彰的陸之女皇嗎？若它飛來襲擊我們那怎麼辦？」

「哈哈，你是小學生嗎？雌火龍怎會無緣無故襲擊我們啊？我們離她這麼遠，而且又沒惹她。」

「可、可是它不是很兇悍的嗎？」

「又不是故事裡專搞破壞的怪獸，她們也和我們一樣，都是這世界上的生物，有著自己的生態，只要我們不去惹她們，就沒什麼好怕啦！」

「...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啊！不過呢，總有一天我要與她決一高下！」

「什麼！？你瘋了嗎？它比你大好幾十倍，而且又會飛，又會噴火，還有毒！」

「嘻嘻，你很了解雌火龍嘛！」少女舉起身旁的弓，指向雌火龍的身影宣言道：「不過啊，獵人就是要向困難挑戰，只有敢獨自面對雌火龍的，才能算是獨當一面的獵人呢！」

獵人果然是奇怪的生物。

然後，我們看到岸邊有一個不自然的洞窟，就像是剛挖出來一樣，而且還冒著煙。

「哎...那是什麼東西啊？」少女好奇地問。

「是被什麼炸出來的嗎？」

「不是啊，那可是熔山龍弄出來的啊。」綁著頭巾，赤著膊的船長，突然搭話道。

「熔山龍！？那、那，這附近豈不是...？」少女望懷期待地問。

船長裝模作樣地笑了笑，然後才說：「沒錯，看到那邊嗎？那裡就是蒼藍星著陸之地啊！」

「果然！」少女失控地尖叫，把我和隨從貓都嚇了一跳。

「怎、怎麼了？」我問。

「我不是和你說過嘛，蒼藍星在登陸之前，竟然遇上了熔山龍，為了船隊的安全，他奮不顧身地向身型比他龐大千倍的熔山龍發起進攻，還成功擊退了，然後就和他的受付娘小姐一同在那個小懸崖上著陸，這是他第一次挑戰熔山龍的地方，也是他踏觸新大陸的第一步呢！」

「好像是有聽你說過，可...這是真的嗎？」

「是真的啊！」船長說：「不過在細節上有點不同就是了。」

「不會吧...那蒼藍星還是不是人啊...」

少女沒理我，反而向船長問話：「對了，船長，我們能不能在那蒼藍星著陸之地上岸啊？」

「可是那邊沒有碼頭啊...啊，不過我可借隻翼龍給你們的。」

「真的？謝謝你啊船長！」她高興得跳起來了，可是——

「"你、你們"...？」我狐疑地重複船長的話。

「當然啊，蒼藍星可是和他的受付娘小姐一起登陸的，那我們當然也要一起啊！」

「可、可是，那裡離調查據點有點遠啊，如果中途遇上魔物怎麼辦？」

「放心吧，只要沿著岸邊走，就只有草食龍和冠突龍等小型魔物，雖然偶爾會有大凶豺龍覓食，但只要離遠一點好，很安全的。」船長說。

「船長也說安全呢，那快走吧！」少女急不卻待地把我拖走。

「啊...但那好像是熔山龍死前的情形呢？現在魔物好像變得更躁動了...」船長這才回想起，可是太遲了。

「哎？已經走了啊？真心急呢，希望不會遇到那傢伙吧——」船長的聲音越來越遠。

[碎上版] 第5話・好好聽完船長的話啊!?

「等、等等，我好像聽到船長還有什麼要說啊？」我說。
少女的力量大得讓我反抗不了，只能順其意被她拖行著。

「也只是什麼送別的話吧？」

「可、可是行李怎麼辦？」我仍抱著一思希望想制止她。

「讓隨從貓替我們收拾不就好了？」

少女一往無前，我也只好認輸了，她向隨從貓交代好後，我們就乘著翼龍，飛向新大陸，飛向那蒼藍星的著陸之地。

然而，由於路程有點短，加上我畏高而不敢張開眼，所以唯一感想只有——腳踏實地真好。

而少女則陶醉在站在傳說的腳印上這種事上好一回，然後我們才開始向調查據點出發。我們先經過了一個讓獵人中途休息的小營地，然後總算越過樹林，來到一片開闊的濕地。

原始又清新的空氣撲鼻而來，讓我終於開始有享受冒險的心情。溫馴的草食龍成群結隊，樹林中央的巨樹壯麗而莊嚴，這兩星期來一直圍繞著我們的大海，在換個角度去看之後，也變得令人心曠神怡。

「我們...終於來到新大陸了啊！」我感嘆道。

「沒錯，我們的獵人之旅要開始了！」她回應道。

我們在草食龍群中穿梭，然後在岸邊漫步，這一刻，我真的慶幸自己拋棄了一切，來到這裡。

而下一刻，我就後悔了。

先是一個巨大的影子籠罩了我們，然後是一顆顆黑色，像蛋一般的物體從天而降，隨之而來的，是一陣震耳欲聾的咆哮。

我之前曾用魔物的吼叫去比喻上司的罵人聲，我錯了，錯得太過份了。這簡直是次元層級的差距，上司的罵人聲，不過是讓人厭惡和害怕，但魔物的咆哮，卻是直入靈魂，讓人在本能上為之顫慄的存在。

我和她同時掩住了耳朵，卻仍難阻那懾人的吼叫突破我們的心靈，我第一次，在她臉上看到害怕的表情。

我勉強地抬頭，只見一隻展開翅膀的巨獸在盤旋飛舞著。

然後，我被她一掌推落海裡。

「拍檔，躲好，接下來的交給獵人來應付！」她拔出掛在背上的弓，然後為了引開巨獸而跑向樹林的方向。

雖然她嘴上說得漂亮，但我卻從她那強裝堅毅的眼神裡，看到了幾分驚慌。

可是，我又能做什麼呢？

就在我害怕得不能動彈的期間，傳來了一陣，又一陣的爆炸聲。原來是剛才那巨獸撒下的蛋狀物炸開了。

少女勉強地在一波又一波的轟炸中翻滾迴避，可還是受到了波及，身上多了幾道傷口，但她還是一往無前地張著弓，向那黑色巨獸還擊。

這就是獵人啊...

此刻，我不再為巨獸而恐慌，而是為親眼目睹獵人的戰鬥而驚嘆著，到底是什麼，驅使著他們游走在生死之間，與這些龐大的魔物進行搏鬥？

金錢？名譽？地位？

我想起了少女曾說過的理由——為了挑戰。

在金玉其外的都城裡，我，又是為了什麼而活著，為了什麼去面對那堆無日無之的工作以及不講道理的上司？

我不知道。

但，在這裡，在這刻，獵人們卻知道自己是為何而活，為何而戰鬥，所以，他們才能活得這麼耀眼動人。

就在我感嘆之際，少女陷入了絕境，她被迫到一巨石前，無路可退，而且她又再捱了好幾輪轟炸，腿

都被炸得血肉模糊了，臉上也披滿血而看不清前方。

如果沒有人出手相助的話，那她就必定沒救了。

這種時候，是不是該由傳說的獵人來颯爽登場，英雄救美了？

可惜，他並沒有出現，四下無人。

不。

不對啊，不是還有我嗎？

可是，我又能做什麼啊？

能做什麼，就做什麼吧！

我隨手執起手邊一團我以為是石塊的東西，向那巨獸投擲而去，正中目標。

那巨獸望向了，大聲咆哮，把我震得魂飛魄散。

我以為我完了。

卻沒想到，那巨獸竟然就這樣飛走了...

怎麼回事？

還有，為什麼會有股臭味的...？

[碎上版] 第6話・轟炸之後...

古代樹森林南營地一直向北行的一段路，只要不走進森林的範圍，那就可說是整個區域中最沒有風險的一段路，雖然也有人說，從調查據點沿岸向南營地的那段路，也是相當的安全，但那條路，偶爾還是會冒出覓食的大凶豺龍和蠻顎龍，當然，還有那難以觸摸，完全不知道其目的為何的爆鱗龍。

所以，我還是選擇了北行的那段路，雖然能採集的東西較少，但起碼有特產香菇的群生地、礦點及骨塚，還不用冒生命危險，不過也不能大意，因為這區域也還是有不少危險的生物，只要稍一不慎碰到它們，就會全身麻痺，生不如死。

沒錯，就是那該死的麻痺蛙，我到現在都忘不了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，還天真地想徒手捕獲它，結果

...

總之，當下我唯有努力地在這裡當個採集獵人，才能勉強養活我們。

為什麼我會成了採集獵人？都是那可恨的爆鱗龍——

少女的傷口都被包紮好，但很難說是醫好了，她虛弱地躺在小屋裡的床上，本來元氣滿滿的表情像枯萎了一般，蒼白無力，隨從貓也擔心得趴在床邊，不敢離開半步。

而我因為剛背著她跑了好大一段路，也累得不似人形。

「妳的情況很惡劣啊，幸好他能及時帶妳回來，否則都有生命危險了。」一個久傷成醫的獵人對我們說道：「不過新手遇上爆鱗龍，這也難怪啊...」

「爆鱗龍？」我問。

「就是襲擊你們的那隻飛龍。」

「原來他叫爆鱗龍啊...差點就被他吃了呢...」少女猶有餘悸。

「不，那傢伙就只是喜歡到處轟炸而已，到現在都還沒有人目睹過他捕食的情景呢。」

「哎，不是為了獵食卻襲擊我們？那...是因為我們誤闖了他的地盤嗎？」她說。

「不不，不是說了嗎？那傢伙就只是喜歡到處轟炸而已。」

「哎哎，那就是漫無目的的愉快犯嗎？」她說。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真是個惡劣的傢伙呢...新大陸裡住著的，都是這樣不講理的魔物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對啊，爆鱗龍也是近期才出現的，而且還不只那些傢伙，整個古代樹森林裡的魔物都躁動了起來，越來越多人因此受傷了呢。」獵人說著說著，卻自豪地笑了起來：「這都要怪蒼藍星，哈哈！」

「蒼藍星？」少女稍稍坐直，這已是當下她能表達興奮之情的極限了。

「沒錯，都是因為他太強，所以把更強大的魔物都引過來了，哈哈！」

這是真的嗎？我很懷疑，這背後應該還有更複雜的來龍去脈吧？但獵人們似乎就喜歡這樣輕描淡寫，卻不是為了含糊其詞，而是...該怎麼說？反正對他們來說，就是怎麼爽就怎麼過。

「蒼藍星果然了不起啊...」少女竭盡全力，就為了擠出一個微笑。

哪裡了不起啊，明明是在惹麻煩...

「好了，你們好好休息吧，有什麼不適的話，就好好睡一個大覺，那就會好了。」

「哎！？」

睡覺就行的話，那就不需要醫生了吧？！

啊...不過他也不是醫生呢。

沒等我反應完，獵人就已經瀟灑地離開了。獵人，獵人，真的全都是些胡來的傢伙。

[碎上版] 第7話 · 迫娘為娼...!?

「對了...」少女向我輕呼：「你...可以暫時代替我去做獵人嗎？」

我！？獵人！？開什麼玩笑！？

「為、為什麼啊？」我問。

「因為獵人，受付...不，接待員和隨從貓是三為一體的。」她說。

「...精神論嗎？」

「不，是指收入。」

「什麼！？」我驚呼：「那、那你受傷了，豈不是...？」

「沒錯，所以我想拜託你暫代我。」

「可是我舉不起獵人的武器啊？而且更別說要讓我去面對那些恐怖的魔物...」我顫抖著道。

「獵人不一定要狩獵的，也可以靠採集周邊的素材維生的啊，雖然收入會少一些...」

「這樣啊...但...」我望向她受傷的腿，然後回答道：「...好吧，那我就做一會替工吧...」

她和隨從貓都露出驚訝的眼神望著我。

「...怎麼了？」我問。

「沒...只是沒想到，你會這麼爽快地答應...」

「什麼啊...這是暗指我平時都很不乾脆嗎？」

嗯...也的確是呢。

少女沒再說什麼，只是笑了起來，雖然不及以往燦爛，但也相當明媚，是放下了什麼心頭大石吧？

...那心頭大石，應該就是我吧。唉，看來在她眼中，我還只是累贅呢，可惜，還沒有機會讓我展現一個資深結算文員華麗的文書處理技巧，就遇上這樣的意外。

總而言之，為了在這連村落社會都尚未仍成的新大陸裡糊口，我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都市人，要開始我的獵人之路了！

...雖然只是暫代。

...而且還是採集獵人。

那麼，在這個新大陸生存，到底需要多少收入才足夠呢？由於住的地方是按HR分配，只要累積到足夠功績，就能入住獨立的一等小屋，甚至是豪宅般的特等小屋，但我們就不用奢望了，據說除了蒼藍星之外，就只有調查團的高層才有資格入住。

而我們所住的，是最低等的小屋，基本上就和劊房沒什麼分別，既狹窄又髒亂，而且還沒有私人空間，但好處是不用租金，所以不必擔心露宿街頭。

所以，我們所面對的最大問題，就是食了，新大陸一頓貓飯索價300z，雖說和都城比起來還不算太貴，但聽聞在蒼藍星瘋狂推進調查進度之前，貓飯只需100z，現在整整漲價了兩倍，這就是過度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了嗎？

這樣說來的話，我們在新大陸遇到的所有問題，幾乎都是拜蒼藍星所賜...那傢伙是災星嗎？

說回飯錢，一頓貓飯300z，不過由於份量相當大，所以兩份就夠我們三人一整天的份了，因此一天的最基本消費就是600z了。

至於獵人最大的支出——裝備，這方面我倒不用費心，反正採集也不需要防禦力。

於是，我就開始了日復日的採集人生，雖然辛苦，可是每天都能無憂無慮地自然入睡，不必擔心工作的手尾和明天如何應對上司和同事，也算不錯，或許我真的開始喜歡這份工作了。

但，事情總是在看似走上軌道時發生意外。

[碎上版] 第8話 · 說好的安全呢？

這天，我如常地在森林邊緣採礦，卻突然聽到一陣吵鬧的聲音從森林裡傳出，我警覺地躲到一般觀察。嘿，這點很獵人吧？

不一會，一隻抱著銀藍色龍蛋的搔鳥出現了。

呼，幸好只是搔鳥，這傢伙只要你不惹牠，牠就不會攻擊你的了。

但但，森林裡的騷動還沒結束，連草食龍和凶豺龍都被某種東西嚇得四處亂竄。

我當下就知道是有更不得了的东西在後方，於是我也馬上跟著搔鳥一起拔足狂奔，可是沒跑兩步，就被一陣狂吼震倒在地。

我回頭一望，首先見到的，是一張血盆大口，不不不，那已經不是盆的規模，都能輕易地把我整個吞下了。

然後，我才看到他淺紅色的身軀，以及藍黑色的皮毛，還有樹幹般粗的尾巴。

是蠻顎龍，森林的暴徒。

完了完了...

咦，等等，牠的目標應該只是那隻偷蛋的搔鳥吧？

於是我便望向搔鳥，結果這傢伙竟然躡手躡腳地走到我身邊，放下蛋，然后就跑了。

「混蛋，你插賊嫁禍！？」

也多得這一下生氣，讓我的手腳回復了知覺，我馬上爬起來，然後滑下斜坡，希望蠻顎龍會就這樣放過我吧！

但好死不死，搔鳥連東西都放不好，那顆蛋竟然也跟著我滾了下來，還正正滾到我的懷裡，蠻顎龍在斜坡頂俯視著我。

完了完了，這下百口莫辯了，更何況蠻顎龍也不會聽我解釋，啊...希望貓車趕得及來回收我，讓我不必成為蠻顎龍的大餐吧。

我放棄了。

那為什麼，我的腳還掙扎地站起來？還渴望逃跑？乖乖地認命不好嗎？反正，反抗也是徒勞。

可是，我想生存下去啊！即使我的理智再如何向我分析，已經絕望了，放棄才是最輕鬆，但，我的身體，我的本能，都想繼續活下去，即使機會再渺茫...不對，渺不渺茫根本就不是重點，反正，盡全力逃就是了！

明知路難還要走，我一直都以為這只是獵人的特質，但原來，這是生物的本能。畢竟，生存本來就是困難，活著就是重重挑戰。

以往，在名為社會的保護傘下，我被迫磨滑了這種本能，但在最直接的危機下，它...不，他，再度破繭而出。或許，在外人看來，這只是在逃跑，但對我來說來，卻是為了抓緊存活的希望而奮鬥著。

憑著腳下傳來的震蕩，背後漸近的咆哮聲，還有眼前離我越來越遠的草食龍群，都在提醒我蠻顎龍和死亡，都離我越來越近。但我也知道，只要能跑回營地，就是我的勝利。

然而，我的步履卻越來越沉重，雙手也漸漸再抱不起——等等，我在抱著什麼！？

「哈哈，你很珍惜那顆蛋嗎？怎麼都生死邊緣了還不放下？」

單聽聲音會覺得很奇怪，這聲音從我的前方一直繞到我的身後，像是什麼環迴立體音似的。但如果是望著聲音的主人，就會覺得更加奇怪。

聲音的主人是一個身穿胡亂拼湊的戰甲的奇怪傢伙，他戴著獅子般的頭盔，背上插著兩把發著藍光的劍，感覺是個不怎麼在乎打扮的獵人。

他一邊取笑我，一邊騰空而起，落到了蠻顎龍和我之間，然後徐徐拔出雙劍，說道：「接下來就交給我吧，畢竟這也算是我的責任呢。」

[碎上版] 第9話・是不是有人不經意地說了個很不得了的地方名？

我一頭冒水，但卻也鬆弛了下來。這一放鬆卻不得了，雙腿簡直像要爆炸一般，肌肉在狂怒，瘋了般抽畜著，然後我就這樣摔坐了下來。

如果那獵人不敵蠻顎龍，我豈不是真正的完了？

「放鬆得太早，讓早就超過負荷的肌肉傷害的一瞬間爆發出來了，你就坐在那好好休息吧。」

「危——」

我本想警告他，身後的蠻顎龍正發動攻勢，但背對著魔物的他，似乎比用肉眼的我，更早一步掌握了形勢，他一邊叫我休息，一邊緊握著雙光，然後一個全身迴旋，就把蠻顎龍的攻勢給擋了下來。

接著，就輪到他發動攻勢了。

人和魔物的對決，我就只看過拍檔和爆鱗龍的那一戰，但那可稱不上對決，而是單方面的虐殺。在都城時，雖然定期有鬥技場表演，但我卻因為怕血腥，而且也沒時間，所以從未看過。

因此，我是從未預期過，人，獵人，原來是可以這樣作戰，這樣獨自一人地，單方面的欺凌比他龐大十倍的魔物。

他先是舉高雙劍，然後一股不知道是氣，還是什麼的東西遍佈全身，整個人閃著血紅色的詭異光芒，然後一邊提著劍迴轉，一邊直衝向蠻顎龍的下盤。

他來到蠻顎龍的腳邊後蹬了一蹬，將橫向的迴旋變成了由下而上的方向，凌厲的劍鋒直砍向蠻顎龍的腹部，隨著獵人的旋身，連綿不斷。

迴轉的勢頭緩下後，獵人沒有停下來，而是向蠻顎龍的雙足發出疾風般的刺擊和砍劈，蠻顎龍血流如注，終抵受不住攻擊而哀號，然後失去平衡，跌倒地上。

也許蠻顎龍也心知不妙，雙眼竟然露出了驚慌的神色，然而獵人卻沒打算停手，他再一個衝刺去到蠻顎龍尾巴的位置，然後施展出一陣雷霆般的亂舞攻擊。

其姿態，就如鬼人一般。

一瞬，蠻顎龍的尾巴就被硬生生地砍了下來，蠻顎龍發出了更大的哀號，然後，求生本能迫使牠不顧一切地爬了起身，然後逃回森林的方向。

看著牠一拐一拐的步伐，這真的是剛才襲擊我的兇猛巨獸嗎？現在看上去，就只是隻可憐的蜥蜴而已。

戰鬥就這樣結束了，獵人甩了甩雙劍上的龍血，插回背後，然後向我走來。

「沒事吧？」他向我伸出手。

「沒、沒事...」我卻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手能伸出去。

「哈，你就真的這麼喜歡這顆蛋嗎？」

然後，我才發現，自己還真的仍然緊抱著那顆銀藍色的蛋。

「哎...不知為什麼，手好像放不開似的...」我輕輕地將蛋放到地上，然後再抓住獵人的手。

他像揪起小貓小狗一般，輕易地就把我拉了起來。

「謝謝你。」我說。

「不必客氣，其實這都怪我把這蛋運過來呢，哈哈...」他說。

「哎？這蛋是你的嗎？」

「也不能這麼說，我是在收束之地發現他的，本想帶去調查據點研究，可是在途中遇到了疑似是恐暴龍的足跡，就順路調查一下，卻沒想到會被搔鳥偷去，還引來了蠻顎龍，哈哈...」他笑得有點心虛。

[碎上版] 第10話・不管是什麼，總之先改名！

「原來這都是你搞的啊...」因為虛脫，我也生不起氣來：「那麼你要拿回這蛋嗎？」

「嗯...」他思考了會，然後說：「這蛋還是交給你吧，他這麼黏你，說不定是緣份呢。」

「黏我？這不只是蛋嗎？」

「呵呵，再過一會你就明白的了。」他說：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，我會把他接走的。」

「啊...我是住在二等小屋的——」

「我知道啊，你是那剛上岸就被爆鱗龍襲擊的補充班二人組之一，對吧？」

「原來我們已經這麼出名了嗎？」

「嘻嘻...那爆鱗龍...說不定，就是當時被我從森林深處趕出來的那傢伙呢...」

「怎麼又是你幹的好事...你是我們的災星嗎...」

「抱歉啊...這樣吧，我送這東西給你。」他拔出背上那雙閃耀著藍光的劍，遞了給我。

「哎？這不是很貴重的裝備嗎？」

「我還有素材可以再造，而且我也還沒有足夠的珠子發揮他的力量呢。」

「珠子？」

「等你狩獵多了，就知道是什麼了。」

「...但，給我也沒用啊，我只是個採集獵人。」

「嗯...依我看，你只是還不習慣血腥吧？」

「...或許吧，畢竟我從沒試過殺生。」

「狩獵可不是殺生啊，你是把魔物們都當成了任由獵人宰割的可憐小動物了吧？」

「難道不是嗎？像你剛才...」

「我可不能當例子呢，對獵人來說，魔物可是與自己對等的存在，狩獵是一場為了不同目的，賭上各自生命的對決。」

「可是...」

「你有想過你吃的飯是怎麼來的嗎？就算你是吃素，但栽種蔬菜的農地，也是驅逐了不同的生命才得來的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也不是要說服你，只是這裡是新大陸，是連社會這人類保護傘都沒形成的野生之地，沒有些許野生的思維，可活不下去啊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那我就收下吧...」我接過他送我的雙劍，出乎意料的沉重。

「好了，那我繼續去探索恐暴龍的足跡了，再見。」

「啊，再見...還有，謝謝。」

他笑了笑，然後向森林深處前進。

我再坐了好一會，才恢復了體力。在這期間，我認真的端詳著他送我的雙劍，那藍光原來不是劍身發出的，而是來自根連在劍柄上，類似布帶的東西。

然後，我突然感覺到身邊傳來一陣陣的抖動。

我望過去，發現是那銀藍色的蛋發出的，它一跳一跳的，然後又靜了下來。

再來，它就裂開了，一隻夾雜著灰和藍色，身形和隨從貓相近，不知是貓還是龍的傢伙破殼而出。

滿身黏液的牠，掙扎了一陣，才張開眼睛，也是等牠張開了眼，我才發現牠眼後的幾個紅點不是眼睛

...

牠望了望我，再望了望我手上的劍，然後就撲了過來，開始撒嬌。雖然牠渾身黏液這點很嘔心，但牠的外表和神態都太可愛了，讓我不忍趕走牠。

「...既然隨從貓要照顧拍檔，不能跟我一起採集，那要不...我乾脆把你當隨從貓好了？」我撫摸著牠的頭說道。

不，這太心急了...

「還是先幫你改名吧？」

牠望著我，然後可愛地叫了一聲，渾身閃出幽幽的藍光，接著再趴回到我懷裡。

「竟然會發光啊，像燈一樣呢...」我抱起了牠。

「那...就叫你小燈吧？」

[碎上版] 第11話 · 初手歷戰!?

我抱著熟睡的小燈回到調查據點星辰，或許因為沒存在感，又或者是獵人都是些大而化之的傢伙，所以對我和小燈都沒半分過問。我們就這樣回到小屋裡。

拍檔正在隨從貓的協助下伸展著四肢，我和她打了聲招呼後就回到床位，安置好小燈後，才放下用布裹著的雙劍。

「哎，你終於肯用武器了嗎？」她好奇地問。

「是別人送的。」

「哎，這麼好啊，讓我看。」她不客氣地伸手，接過劍後，仔細地觀察了一會後，竟故作正經地道：「拍檔啊...你遇到的是什麼人呀？」

「什麼人啊...要說的話，就是個災星吧？」

「災星？不對吧，那絕對是個大人物啊...這對雙劍起碼是Rare 6以上的超級珍品啊！」

「很厲害的嗎？」

「當然！這新大陸裡出現過的武器，最高等級的也只到Rare

8，而且還是那蒼藍星才有的稀世神兵啊！」她說著說著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：「...等等！」

「說不定...送你劍的傢伙，就是蒼藍星...？」說完後，她整個人都呆住了。

「怎麼可能，那種傳說級的怪物，還怎會停留在這麼淺的區域，一定去新大陸的更深處探索了吧。」

「也是呢...像那傳說中的收束之地什麼的。」她輕易地接受了。

不過...那傢伙果然是蒼藍星啊。

其實在他對付蠻顎龍時時已隱約察覺，那根本是非人的動作，說是傳說級的怪物也完全合理。

再加上那對雙劍，還有收束之地，這就完全可以肯定，蒼藍星，等於災星了。

果然，我們來到新大陸後的所有所有問題，都是因為那傢伙啊！這下子，我收下他的劍，更是心安理得了。

但為了不讓拍檔因為過於興奮和失落而影響傷情，我決定暫且隱瞞這事，畢竟我已經能想像到她得知自己錯過了與蒼藍星見面後的表情，絕對會比被爆鱗龍轟炸時更加絕望。

然而，即使得到蒼藍星的贈劍，又能怎樣？難道拿去賣嗎？如果是在都城，這或許是個好選擇，但在這不毛之地，金錢根本不值錢，就像我之前所說的，這裡飯價一頓300z，那麼獵人的主要收入來源——屠龍後得到的素材，又值多少錢呢？討伐陸之女王雌火龍後，所能得到的最珍貴素材就是雌火龍的紅玉，可以賣出6000z，也就是說，可以吃到20頓貓飯。

堂堂陸之女王的珍寶，也不夠付一個月的飯錢，就是這個新大陸的現實。所以說，單是為了糊口的話，當個採集獵人已經綽綽有餘了。

但，拍檔和蒼藍星奮戰的身姿，早已烙印在我的心裡。

握著劍的我，竟然有點蠢蠢欲動，希望挑戰一下自己。

我終於抵受不住新大陸荒蠻氣息的呼喚，進行了我人生的第一場殺生，不，狩獵。

而對象就是身形龐大的草食龍。

我所面對的，可不是普通的草食龍，而是——歷戰草食龍。

[碎上版] 第12話 · 生活總是在看似走上軌道時就會翻車。

為什麼我會知道牠...他是歷戰個體？因為，讓他不斷累積經驗，從而成為歷戰個體的，正是在下...

「這是我們第六次的對決了呢...」

「咩——！」歷戰草食龍以低鳴來回應我這個好對手。

而我的隨從「貓」小燈，為了不阻礙我們的戰鬥，識相地躲在後方欺負憎恨多利去了。

我拔出雙劍，高舉向天——

還是什麼都沒發生啊...算了，也不奢望這麼快能學會「鬼人化」。

唯有腳踏實地對決吧，雖然還不會「鬼人化」，但好歹也鍛鍊過基本戰鬥技巧，而且也經歷過六場的實戰，我已經今非昔比了！

經歷了又一番的苦戰，甚至連雙劍都有一把被他撞飛脫手，但我還是憑著不屈的意志和連日艱苦鍛鍊的成果，成功將歷戰草食龍討伐了。

我撿回飛脫的劍後，雙腿一軟，攤倒在地上。

「終於...終於打贏了！」

我完全沉醉在勝利的喜悅當中，很想和別人分享，所以便馬上以目光搜尋小燈的位置。

卻沒想到，這讓我的喜悅感一掃而空。

小燈似乎是厭倦了欺凌憎恨多利，轉而找草食龍作對，而且還不只一隻，而是四隻。他坐其一隻草食龍旁邊，津津有味地品嚐著自己的戰利品。

「啊...這麼算來，我不就只有小燈的四分之一戰力嗎...」我完全脫力。

獵人之路，果然還遠著呢。

雖說還遠，但多虧了這一戰，我的生活大大改變了。

除了採集和鍛鍊外，我還開始和小燈一起狩獵草食龍，但不是為了累積什麼戰鬥經驗，而是為了生肉。

我偶爾發現，越高等級的獵人，越懶得去烤肉，所以我便心生一計，開始在南營販賣自己烤的全熟肉。

銷情超乎想像地理想，總算是擺脫了只能糊口的清貧生活，甚至能有些儲蓄。

然而，生活總是在看似走上軌道時，就會翻車。

這天，我如常地和小燈一同狩獵草食龍時，卻發了一絲不尋常的氣息。

不，該說是小燈發現吧...

他在研究一個奇怪的足印，雖然最初我以為只是草食龍的足印，但在對比後，卻發現了並不一樣。

而且除了足印外，還有拖行的痕跡。

小燈警戒地左顧右盼，我也跟著一起四處觀察。

怎麼感覺是小燈在教我獵人的技巧？

然後，我在森林的入口處，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黃色身影。

那傢伙的身形不算很龐大，和成年草食龍差不多，最大特徵是頸上的鬃毛，外表看上去也不太兇猛，所以就讓我掉以輕心了。

我徐徐地拿出獵人手冊，想看看有沒有這傢伙的資料。

原來是大凶豺龍啊，這名字好像有點不妙呢...

我馬上抬起頭，打算確定大凶豺龍的位置，卻發現他已不在原地，然後，一道黃色的身影從我身邊掠過。

他迅速地越過了我，撲向我身後的草食龍，然後張開他那黑洞般的大嘴巴，活生生地，將身形和他相當的草食龍，鯨吞進肚。

如果他的目標是我的話，那現在身處他肚裡的，就是我了吧？

[碎上版] 第13話・不愧是我的小燈！

逃跑吧。

這麼瘋狂的傢伙，不可能與他為敵的吧？

可是，小燈卻不同意。

他沒有理會我的指示，只顧著用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瞪著大凶豺龍。

這有點不妙吧？小燈這傢伙好像越來越好戰了，是本性嗎？再這麼下去的話，要怎麼辦？

或許他察覺到我的焦慮，他望了過來，並回復了本來的可愛眼神，像是叫我放心一樣，輕叫了一聲。

然後，他就伸出早前磨尖的利爪，撲向大凶豺龍。

小燈靈活地揮舞雙爪，感覺比我還更像在使雙劍。

大凶豺龍被這突如其來的攻擊嚇了一跳，沒想到這小傢伙的攻勢會如此凌厲，而且還不是花拳繡腿，幾乎每一下都是會心攻擊。

不愧是我的小燈。

能比主人還強的隨從貓，恐怕也沒有多少吧？雖然他不是貓。

只是旁觀太失職了，所以我也拔刀，嘗試加入戰鬥。

大凶豺龍似乎一眼就看穿我的水平，於是主動攻擊我。

我用求救的眼神望向小燈，結果他只是回以我一個「放心去吧」的眼神。

好吧，好吧，我上就是了。

迫於無奈之下，我唯有舉劍應戰，但當真的投入戰鬥後，卻意外地發現，大凶豺龍並沒有想像中強。又或者是，我變強了。

我不斷迴旋轉著，手中的雙劍不停地劃過大凶豺龍，雖然每一擊的傷害都不高，但頻密累積下來，也已經令他傷痕累累，節節敗退。

說不定能贏？不，是贏定了！

突然，一股熱氣從地面傳來我身上，一點點像導蟲般的紅色光粉從我身上浮出，但我卻沒空去理會。因為我的全部意識，都集中在眼前的對手身上，我閱讀著他的每一個動作，預判著他的下一個行動，等待著他露出破綻的一刻，然後，就是我的回合了。

咚——

他踏了踏地，比我想像重得多，整個地面都為之震盪，連身旁的水池也泛起了不息的漣漪。

奇怪，他這一踏有這麼用力嗎？

不過我沒時間去深思，因為，我等候多時的破綻終於來到了。

咚，咚——

我側翻躲過了大凶豺龍的前衝攻擊，他的側腹完全展現在我眼前，只要我接下來的連段攻擊全數命中，那這場狩獵就是我的勝利了！

咚，咚，咚！

我刺出第一劍，卻被他騰空閃開了——

不，等等，他完全沒有作出起跳的動作，是如何騰空而起的？

我抬頭，一個龐大的身影遮蔽了天空。

原來，大凶豺龍不是跳起，而是被一張血盆大口給整個叼起。

然後，我看到那淺紅色的身軀，以及藍黑色的皮毛，還有樹幹般粗，卻被斬掉半截的尾巴。

又是你，森林的暴徒，蠻顎龍。

[碎上版] 第14話・跑、跑、跑！

「...又見面了呢。」我邊說邊強行命令顫抖的雙腿向後退。

蠻顎龍卻一臉鄙夷地瞪著我，然後徐徐轉身，準備離去。

他那完全不把我放在眼內的態度讓人惱火，但，那又能怎樣？對他來說，我的確微不足道，作為食物，份量及不上大凶豺龍，或許連味道都及不上。

而作為獵人，曾與災星大人一戰的他，當然不會把我當威脅了。

不對，災星大人當時就不應該放跑他吧？再這樣下去，他就要變成歷戰個體了啊？

不過算了吧，我也無力過問，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蠻顎龍走遠。

但小燈卻不答應，他露出了怒容，是因為蠻顎龍看不起我，所以生氣了嗎？啊...不，應該是因為獵物被搶走了而生氣吧？

小燈再次亮出尖爪，然後撲向蠻顎龍。

蠻顎龍卻似乎早就感覺到小燈的行動，他甩了甩只餘下半截的尾巴，把小燈拍落到地上。

被擊落的小燈，生氣得渾身發抖。

然後，一直黏在背上的兩條不明肢體緩緩地張開，原來是一雙翅膀。這下真的不能再把他當隨從貓了...

他搥了搥剛張開的翅膀，然後騰空而起，飛向了蠻顎龍的上方，騎乘到暴徒的身上。他一爪又一爪地爪在蠻顎龍的身上，終於讓蠻顎龍鬆開了口。

撿回一命的大凶豺龍馬上竄逃，而蠻顎龍則為了摔下小燈而亂衝亂撞著，但小燈卻完全無視，繼續不斷地攻擊。

「小心！」

或許是太忘我，所以讓小燈忽略了周遭的環境，完全沒有發現蠻顎龍正準備將他連同自己一同撞向株大樹上。

即使我提醒了小燈，他還是來不及反應，硬生生地吃了半招，然後墮倒在地上。

蠻顎龍虎視眈眈地俯視著小燈，血盆大口裡的唾液緩緩流出。

而小燈的半邊翅膀和腿都受了傷，動彈不得，但他卻沒有露出驚恐的神色，反倒是激動得渾身閃著紅光。

這是我也從沒見過的狀況。

然後，蠻顎龍怒吼一聲，擺動他的巨顎，向小燈撕咬過去。

點點如星的銀藍色光球，慢慢凝聚到小燈的身邊，並在口中匯成一團猶如蒼藍星的強烈光芒。接著，一束光柱噴射而出。

可惜，小燈的這一擊卻沒有直接命中，只是掃過了蠻顎龍的右側臉頰，卻已經足以將蠻顎龍的右眼眶範圍給蒸發掉。

攻擊過後的小燈，像是用盡了力氣般，癱軟在地。

而蠻顎龍則陷入了膽怯狀態，但沒過多久，他就回過神來，然後朝天怒吼，張開頭冠和背部的翼膜，一團旺盛的怒火，在他口腔中劇烈燃燒。

小燈柔弱地看著我，無力地嗚叫著，卻不是求救，而是叫我逃走。

比起對蠻顎龍的恐懼，這種再次目睹重要的人受傷，卻無能為力的感覺，更讓我覺得絕望。

絕望，但卻不再無奈。

當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過生死關頭後，身體可悲地適應了，這次我沒有再盲目地在身旁尋找異臭彈來驅趕敵人。

我跑向小燈。跑，跑，全力地跑！

每踏一步，仿佛都感受到大地傳來鼓舞的力量，那溫熱的紅色光點再度浮現，並且慢慢充斥我的全身，我也跑得越來越快。

同時，蠻顎龍也已經蓄積了足夠旺盛的火焰，隨時可以噴出火焰吐息，但他卻冷靜地觀察著我，算計著要同時了結我和小燈。

而我也將希望賭在這之上。

就在我來到小燈身旁的一刻，蠻顎龍肆意地噴出吐息。

同一時間，我用盡全力飛撲向小燈，抱起他翻滾了數圈。

成功了，成功躲過了蠻顎龍的全力吐息，幸好中途沒有膽怯。

我笑著望向蠻顎龍，然後從懷中掏出回歸球，召來翼龍，功成身退。

「我一定會找你報仇的。」我一手抱著小燈，一手抓住翼龍的腿，擱下像彗星退場般的對白。

蠻顎龍向著我怒吼，接連地噴出吐息，但我卻越飛越遠，在夕陽的餘暉掩護下，回到調查據點星辰。

[碎上版] 第15話・踏上獵人之路。

「怎麼回事？為什麼小燈受了這麼重的傷？」

還在養傷的拍檔，正在用餐區和一個身穿黃色追蹤者套裝的女性一起吃著飯，她看到我們回到星辰後，馬上跑來關心。

「都是我...」我差點又想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了，但這卻太對不起小燈了，畢竟我們不是隨從與主人的關係，而是並肩的戰友，於是我改口：「...不，是因為碰上蠻顎龍了。」

「咩。」小燈也發出了一陣不甘心的叫聲。

「對啊，下次一定會收拾他的。」我答道。

拍檔瞪大雙眼看著我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嘻嘻，你越來越像獵人了，要不要我乾脆就改當受付娘，讓你養我算了？」她笑道。

「別妄想。」我把裝滿道具和素材的背包塞給她。

她埋怨地嘟起嘴。

「等你傷好透了，就一起去狩獵，別想把辛苦事都推給我來做。」我補充道。

她再次瞪大雙眼看著我，然後興奮地道「好啊！一起去狩獵！」

我無奈地笑了笑，然後把小燈交給隨從貓：「替我好好照顧他吧，交給她我不放心呢。」

「放心交給我吧，喵！」

「那你要去哪啊？」拍檔雖不滿我剛才說的話，卻又更好奇我的目的地。

「訓練場。」

不記得在訓練場無日無夜地修行多久，反正，漸漸覺得光對著木柱亂劈進步不大。於是，為了累積實戰經驗，我開始像個真正的獵人般接任務，也開始探索其他地區了。

先是大凶豺龍，然後是搔鳥，再來是毒妖鳥、土砂龍、泥魚龍，接著，便是當下狩獵著的飛雷龍。

我跟隨著導蟲的指引前進。這方向，似乎飛雷龍那傢伙正準備回巢了。於是我也摸了摸背包，確定是否已經帶了捕捉用的麻醉球和陷阱。

一齊準備就緒。

咚——

但，卻被一聲熟悉的腳步聲打斷了。

咚——

「不是向這邊啊...」我蹲下，脫去手套，徒手觸摸地面，感受著震動從哪方傳來。

咚——

「西邊嗎？」

終於讓我找到你了。

我忍不住，笑了。

我馬上向著腳步聲的來源前進，沒多久已找到了足跡，方向正確。。

雖然內心相當激動，但行動還是保持著理智，沒有冒進，而是借助草叢和大石的掩護，逐漸向目標迫近。

然後，我來到森林西邊的一個出口，這裡沿著南直走，會有一個大斜坡，再繼續向南行，就是南營地了，這段路，只要不走進森林的範圍，那就可說是整個區域中最沒有風險的一段路。

也是我和那傢伙初次相遇的地方。

他彷彿在等待著什麼一般，坐在坡頂，遠望著逐漸西沉的太陽。

是在等我嗎？

還是那淺紅色的身軀，還是那藍黑色的皮毛，還是那只餘半截的尾巴。

還是那，森林的暴徒，蠻顎龍。

是日光的影響嗎？他的身軀似乎泛起了點點不明顯的金屬光澤。

[碎上版] 第16話・開局。

我先在周邊做好準備，再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。

他突然用力地嗅了嗅，然後開始左顧右盼，在他的目光快將掃落在我身上時，我先一步，對準他的面門，發射閃光彈。

一陣強光奪去了他的視力，我立馬披上防護用的體力衣裝，並插上能加強會心率的達人煙筒，然後拔出蒼藍星所贈的雙劍，攻擊。

閃光彈的效果短暫，而且對在地面移動著的魔物來說作用不大，就像現在的蠻顎龍，因為看不見四周，於是發狂了甩動身體，不讓敵人接近。

但這也已經足夠了，即使他瘋狂地擺動，但缺少了尾巴，讓他身後有了極大的空隙，給了我盡情進攻的機會，只要在攻擊的同時，留意著他的重心擺動，別被他盲目的反擊誤傷，那這顆閃光彈就已經物超所值了。

我揮舞著閃耀藍光的雙劍，襲向蠻顎龍的雙足。

或許是等待這刻已久，所以身體太興奮？又或許是日子有功，總之，我的劍越來越快，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，雙手的攻擊幾乎毫無間隙。

而且不單是在速度方面，對自身狀態的掌握也更加清晰了，雙手還未有明顯的疲累感，我已察覺到肌肉的極限，在尚有餘力之下，立馬收劍，不貪刀，回退幾步，好好觀察獵物的動作。

果然，他因為我的攻勢而掌握了我的大概位置，張開巨顎噬了過來，但可惜，我已經在兩秒後的世界了。

不錯的開局，但還不夠。

蠻顎龍的雙眼已經適應，視力正在恢復，而我所給予的傷害，亦僅止於表面。

一切盡如所料，然後就是下一步了。

我跑向一片佈滿不自然綠葉的區域，而回復了視力的蠻顎龍也終於發現了偷襲的兇手，先是慣例地怒吼，接著馬上衝過來。

然後，他正好踏在我早於開戰前已在周邊佈下的地穴陷阱上。

蠻顎龍整個下身都陷入落穴當中，只能苦苦掙扎，而我則再有盡情攻擊的機會。

在我一輪狂攻過後，蠻顎龍才終於擺脫地洞，他喘了口氣，才能再發出狂吼。看來已經消耗了他不少體力，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？

暫時撤退吧，雖然我已不是當初的菜鳥，但還未有足夠能耐與他硬碰。

於是，我乘勢滑下大斜坡。

蠻顎龍緊隨其後。

但我卻在半途拐了個彎，蠻顎龍狼狽地急煞，才再回頭追趕我。

我在逃避的同時，一腳踢向身前那一團黃色的球體——麻痺蛙。

正因為我還未有能力正面硬碰，所以必須盡用身邊的一切。

麻痺蛙受到刺激，噴發出大量的麻痺氣體，我早早就躲到氣體的影響範圍外，但不幸的蠻顎龍，卻正好碰上，幾乎整個身軀都被氣體包圍，陷入麻痺狀態，動彈不得。

而我，則再度滑下斜坡，但這次不是撤退，而是衝向對手。

我滑到蠻顎龍面前，然後借勢一躍，執劍的雙手向外一伸，整個人就在空中迴轉起來，從蠻顎龍的頭，沿著後背，直砍到尾部。

清脆俐落的一擊，這就是我至今所能做到的最強攻擊手段。

[碎上版] 第17話 · 獵人從不孤軍作戰！

然而，這還遠遠未足以收拾蠻顎龍，他這次不單是猛吼，而是狂怒，頭冠和翼膜都一口氣展開，喉裡蘊釀著強烈的復仇之火。

正確的應對方法是先其一步作出攻擊，讓火勢在他口腔中爆發，然而憑我的技術及雙劍的長度，卻巴不著他的喉頭。

於是我收好劍，紮起馬步，等待他噴發烈焰吐息的一刻，然後瞬間避開。

但這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太勉強，雙腿不幸地被吐息擦過，燃燒了起來，不過傷得不深，我馬上翻了幾個筋斗，弄熄了火勢。

不過，我似乎低估了蠻顎龍的怒火，在我的計算當中，他噴發完這一擊後，應該要再隔一段時間才能再次蓄火，但事實卻狠狠打了我的臉。

蠻顎龍馬上就再蓄好了火焰，並準備向我噴發。

果然，一個人對付即將成為歷戰個體的蠻顎龍，實在太勉強。

但，獵人不會孤軍作戰。

一支搭著強擊瓶的箭從樹林中射出，正中蠻顎龍的喉嚨，擊散了蓄勢中的火焰，然後一貓一龍兩個隨從，分別由兩邊撲出，向蠻顎龍作出交叉攻擊。

「真遲呢。」我笑著說。

「還好意思說，不是在追蹤著飛雷龍的嗎？突然就改變了目標！」完全康復的拍檔抱怨道。

「嗚——！」小燈興奮地低鳴著。

「原來是這樣喵，就是這隻蠻顎龍打傷你喵？」隨從貓回應小燈道。

「哎，原來是來報仇的啊，那就沒法抱怨了。」拍檔輕易地接受了。

我笑了笑，然後再次拔出蒼藍星的雙劍，其中一把指向蠻顎龍，吼道：「要上了啊！」

使弓的拍檔作為主攻擊手，隨從貓則負責以激勵樂器吹奏提升能力的樂曲——雖然我也不知道原理，但聽了音樂後，身體又的確會生出一股力量——而我和小燈則負責以速度和走位作出竄擾。

雖然因為共同作戰的時間尚淺，配合還算不上天衣無縫，但也已經有板有眼，令蠻顎龍暈頭轉向，發揮不了全力。這樣下去，蠻顎龍就會在持續不斷的消耗當中倒下了吧？

然而，就如之前所說，生活總是在看似走上軌道時，就會翻車。

蠻顎龍再度狂吼，而我們都早有準備，閃入他的身側，避免被火焰吐息正面擊中。

但，蠻顎龍卻沒有如往常一樣向前方吐息，反而將巨顎朝向地面——噴發！

火焰就這樣沿著地面向四方擴散，無處可退。

而且這吐息的威力，與其說是火焰，還不如說是爆炸。

爆發和焰火將我和兩個隨從一同吹飛。

我們身上都纏上了不同程度的烈火，為了撲滅，我們都本能地翻滾了起來。

但，就是這翻滾的空檔，讓蠻顎龍有機可乘。

他全速跑向拍檔，並用身軀橫撞過去。拍檔雖然已反應過來，但這突如其來的橫撞波及的範圍實在太廣，所以還是被擦過左肩膀而負了傷。

所幸的是，看上去並不嚴重，她仍能靈活地移動，可是左手卻似乎暫時抬不起。

[碎上版] 最終話 · 我是——

她在樹林中再穿右插，但每株用以躲避的樹幹，都被蠻顎龍無情地摧毀。

蠻顎龍口腔中蓄勢的火焰沒有止息，反而向外擴展，蔓延到蠻顎龍的幾乎整個上半身。蠻顎龍這纏繞著烈火的狀態，是不是有幾分像傳說中的炎王龍？

「真是不講理的傢伙...明明我們都已經用盡力量和策略，卻還是制止不了他，還讓他變得更強了...」

我自言自語道：「難道他有主角光環嗎？」

隨從貓早已趕過去支援拍檔，小燈本來也想同行，可是見我在喃喃自語，就停了下來，用擔心的眼神望著我。

「別這樣，我只是在想還有什麼方法而已。」我說道。

小燈還未釋疑，還走到我身邊，用頭輕撞我的腳，卻差點把我撞倒。

「...你是什麼時候長到這麼大的？」我輕撫著小燈的頭，驚訝著他的身形，都快有半個我那麼大了。

「說起來，我也在這新大陸呆了不少時間...」我摸了摸自己的手臂，反問自己：「我又有成長嗎？」

比想像中結實啊。

「或許我，可以更多相信自己的身體一點...」

我閉起雙目，感受自己軀體的狀況。

這是什麼啊...渾身是勁，這還是打工仔的身體嗎？不對，我早已不是什麼打工仔了。

我是——獵人。

我張開眼，發現全身都被紅色光粉包圍。然後，我想起了蒼藍星，不，是災星才對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我將雙手高舉向天，模仿災星當時的動作，然後——

紅色光粉成為了我身體的一部分，我整個人發出赤紅色的閃耀光芒，鬼人模式。

邁開步伐，就像飛翔一般輕盈。我緊握雙劍，衝入樹林。

此時，拍檔正好被撞得滿天星斗，幸好隨從貓及時出現，讓拍檔勉強回復意識。但蠻顎龍仍然緊追不捨。

然後，一道銀藍光束從他身後襲來，雖然只是擦過，卻成功引起他注意，就在蠻顎龍回頭一刻，我趁機潛入他下腹，然後向上亂刺了好幾劍，雖然命中，也劃開了表皮，但卻還是未能刺穿真皮。

不過我沒有就此停下，我繼續向前，看似要直撞向樹幹，卻在碰上的瞬間，用步法踏了上去，垂直地衝上樹幹，然後雙腳用力，回身一扭，反躍向蠻顎龍，準備從半空中施展攻擊。

迎向我的，卻是蠻顎龍的巨顎。

正如我所料。

我帶著蹬踏樹幹的勢頭回旋了起來，就這樣在蠻顎龍的口腔中發動瘋狂攻擊！

拍檔也馬上反應過來，用剛恢復力量的手拉弓蓄勁，然後向著蠻顎龍的肚皮發射龍之一矢。

還有小燈也再度發射光束，擊中蠻顎龍的後背。

而隨從貓則機警地佈下麻痺陷阱。

這就是我們的全力攻擊！

蠻顎龍終於承受不住，應聲倒下，正好摔在陷阱之上，動彈不得，拍檔和小燈準備再度發動攻擊，了結暴徒。

但我卻早一步，從背包中掏出兩顆麻醉球，投向蠻顎龍。

捕獲完畢。

「呼，終於...贏了。」鬆了口氣的我，馬上便腳軟，跌坐在地。

拍檔和隨從貓卻狐疑地望著我。

「怎麼了？」我問。

「還以為一心想著復仇的你，會理想當然地將這傢伙討伐呢...」她說。

「也不是沒想過...但，會纏火的蠻顎龍個體，不是很稀有嗎？」

「嘻嘻，看來你比我更適合當獵人嘛？」

「那你要放棄了嗎？從此改當受侍娘了？」

「才不呢，我還要和雌火龍一決高下的！」她說，然後抬頭望向古代樹頂。

我也隨著她的目光望去。

「雌火龍嗎？」我站起來，說：「好，那把飛雷龍也收拾後，下個目標就選定為雌火龍吧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當然，除了蠻顎龍外，不是還有另一個混蛋等著我們還禮嗎？」

拍檔下意識地緊捏自己受過傷的雙腿，然後回應道：「沒錯，要給爆鱗龍那傢伙好看！」

「還要趕在蒼藍星之前動手呢。」我凝視著手中的劍。

「啊！」她突然尖叫：「那、那果然是蒼藍星送給你的吧！？」

糟了...一時大意。

「嗯...是時候去找飛雷龍了呢，再不快點痕跡就消失了。」我決定逃走。

「你別跑！快跟我說清楚那天發生的，關於蒼藍星的一切！」她馬上追上來了。

蒼藍星嗎？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遇到他——

—完—

後記

「喵...他們就這樣走了，那這蠻顎龍怎麼辦？」隨從貓說。
但小燈卻沒理會，只忙著虎視眈眈地瞪著蠻顎龍，並流起口水。
「不行喵，不可以吃啦！」隨從貓著急地道：「沒辦法，唯有發訊號通知星辰的人來回收喵...」
隨從貓發出訊號後，就坐在小燈身上，一同趕向飛雷龍的巢穴。
被捕獲的蠻顎龍就這樣被放置荒野之中。
沒多久，他就恢復了意識，並準備掙脫，然而，由星辰趕來，負責回收蠻顎龍的獵人也同時趕到。
「啊？怎麼已經醒了？是我太慢了嗎？」獵人說道。
然後，他從背後，拔出有著深綠色兼帶血紅色紋路的雙劍。
「正好讓我試試刀。」他淡定地說道。
而蠻顎龍馬上就認出了這災星，於是便立刻裝死。
「哎，別這樣啊？來打一場吧？」
裝死的蠻顎龍猛烈地搖頭拒絕。
蒼藍星想哭了。

—完—

外傳01——

我叫雄，姑且算是個頗強獵人。

由於妻子剛生完孩子，情緒不穩，所以把我趕了出來。

不過嘛，都為我生孩子了，這點小脾氣當然要無條件地包容，這才是男子漢！

所以，我在外遊蕩了一會後，決定帶份小禮物回去哄哄她。

別看我性格這樣忸怩，狩獵的技巧還是不錯的，所以收入尚算可觀，可以住在相當高層的地方，那裡景色優美，還有無敵海景。

加上貌美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孩子，說不定我已經算是人生的勝利組了？

可是，一陣從家裡傳出的呻吟聲，粉碎了我可憐的自滿。

我小心翼翼地摸進家裡，發現一個不認識男性，趴在我的愛妻身上。

我的心就像硬接了歷戰麒麟的五雷轟頂一樣。

我憤怒，我失望，我悲慟，我接受不了眼前的情景。

但我卻動彈不得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那健碩粗壯的軀體，重重地壓住我的妻子，而我的妻子，卻以一臉蕩漾的神情，回應著對方。

他們陶醉地交換著彼此的體液，那無賴的魔爪，在她身上肆意探索。

然後，是我最不想看到，最直接，最赤裸，最肉慾的一幕。

他掏出那根誇張的龍槍，向她的龍穴展開無情的猛擊，然後將他的龍秘寶一口氣傾瀉而出。

而我只能躲在暗處，默默地流下一顆又一顆的龍之淚。

「老公!？」

或許是抽泣的聲音太大，讓她發現了。

我沒有回應，只是哀怨地望著她。

她也沒有回應，只是羞愧地垂下頭。

然後，她張開翅膀，逃離了現場。

我的家裡，只餘下我，和奸夫。

「...抱、抱歉，我不知道她是有夫之婦。」

「我還沒可憐到要奸夫來安慰。」

「那...如果是同樣被妻子背叛的過來人呢？」

「你，也是...？」

「沒錯...她的名字叫櫻...」

名為蒼的他，就這樣訴說著他經歷過的辛酸，我們，就這樣因為同樣的經歷，拉近了彼此間的關係。

後來，他還在我家住下了，為了即將孵化的，我和前妻...不，是我和他的孩子。

——《蒼紅亂麻》

外傳02——

「拍檔拍檔！據說蒼藍星又發現新的古龍了！」她興奮地道。

「古龍嗎？那與我們無關吧...」他說。

「可是可是，據說這古龍身上全是黃金呢！」

「真的？那豈不是可以好好幫補一下小燈的伙食？」

「沒錯沒錯！」

「喵，可是兩位主人的獵人等級都還在個位數，沒資格去參與討伐古龍的任務吧？」隨從貓說。

「...也是呢。」連她的熱情也冷卻了。

貧窮雖然會限制人的想像，卻也能激發腦袋的運轉。

「等等，我們不參加討伐，只是去拾荒不就行了？」他靈光一閃。

「拍檔！你是神嗎？怎麼想到這種方法啊？太聰明了！」

「被小燈的伙食費給催逼出來的...對了，那新古龍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OOO」

「...別說髒話行麼？」

「才沒有說髒話啊！他的名字真的叫做——

——《爛輝龍》